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類說卷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何　銓

類說目錄

卷十三

樹萱錄

吳神樂部　檀越結願香

二叟化白鷺　朝榮觀主

李邕見徐敬業

北戸錄

通犀　孔雀不匹偶

白孔雀　鵂鶹

天地少女　九頭鳥

五月五日作鴉羹　鸜鵒行

赤白吉了　羽蟲毛蟲

紅蟹　蟹名無腸公子

樹生小兒　紅蝙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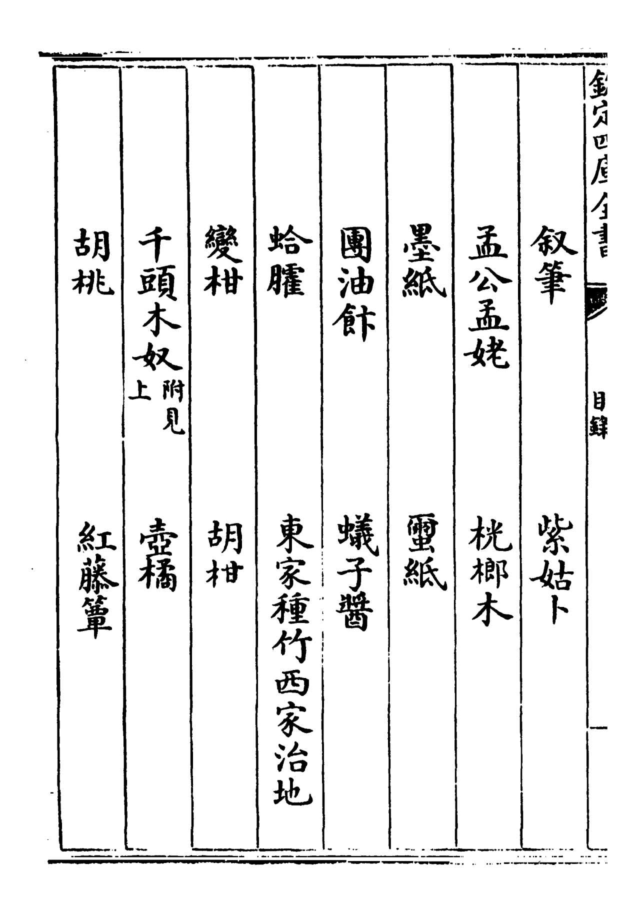
媚藥　鵲腦

莖草　左行草

靈水　名洞三十六

魚三百六十頭則有蛟龍長之

蚊母鳥　鵝毛被



琵琶錄

宮中胡二姐　本領帶邪聲

米和郎

歸田錄

貌甚閒暇　靴直九百

年號有寶字　改元乾德

人生何處不相逢　出文槁數篋

恩欲歸已怨使誰當

措大索事分　黃絁衾褥

使遼錄

割馬肝　吹葉成曲

打圍　南朝峭漢

銀牌　黑山

佛粧　以車渡河

茶錄

雲脚乳面　候湯

茗戰　火前火後

類說目錄

類說卷十三

宋 曾慥 編

樹萱錄

對棗辨文

敘云敢問對棗之辨文粗比樹萱之攄思

野鶺灘西一棹孤

湘川記云朱陵之靈壇太虛之寶洞當翼軫之宿度應璣衡故曰衡山山有五峯曰紫葢曰雲密曰祝融

曰天柱曰石廩山多詞人樵夫舟子往往能詩嘗有廣州從事舟行聞人諷詠曰野鵲灘西一棹孤月光遥接洞庭湖堪憎回鴈峰前過望斷家山一字無

四叟俱化猿

王縉少在嵩陽觀肄業一日有四叟携榼来訪一曰木巢南二曰林大節三曰孫文蔚四曰石媚虬高談雄飲既醉俱化為猿升木而去

瓶隱

申屠有崖放曠雲泉嘗攜一瓶一日躍身入瓶時號瓶隱

碧衣女子詠詩

張確嘗遊霅上白蘋溪見二碧衣女子攜手吟咏一篇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藕隱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確逐之化為翡翠飛去

神女遺龍鬚疋素

李瀛遇神女遺以疋素云鮫室所織後遇胡人以三百萬易之云此龍頷小鬚緝成三十小刼方斷一綜

取琴鼓霸西戎

韋璠者咸通初遊涇上至一廢館遇書生自稱曰知白留璠宿曰五十刻之綺譚可釋千餘年之疑史夜深取琴而鼓曰秦穆公修武德諸侯畢賀故作此譜號霸西戎世罕聞惟某受之於烏稠伯俄頃人琴俱不見室中惟一塚

夜遇女子誦詩

番禺鄭僕射嘗遊湘中宿於驛樓夜遇女子誦詩云紅樹送秋色碧溪彈夜弦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頃刻不見

吳神樂部

金陵進士姓黃夢遇臺城故妓賦詩云歌罷玉樓月舞殘金縷衣勻鈿收迸筋斂黛别重闈綗斷蛛猶織梁空燕不歸那堪回首處江步野棠飛

檀越結願香

有郎官夢謁老僧於松林中前有爐香烟甚微僧曰此是檀越結願香香烟尚存檀越已二生三榮朱紫矣

二叟化白鷺

剡人賈傳於鏡湖泊舟夜月縱步於清水芳荷中見二叟立語一呼碧繼翁一呼篁棲叟相與吟詩賈遽叱之化為白鷺飛去

朝榮觀主

李凉公鎮朔方有吒園樹下産菌一本其大數尺上有樓臺中有二叟對博刻成三字曰朝榮觀公令吒掘地數尺有巨蟒目光如鏡吐沫成菌是夜公夢黃衣人致命曰黃盧公昨與朝榮觀主博為愚人持獻公

李邕見徐敬業

南岳天柱寺僧道相居寺之西嶺枯木中其徒常數

百人李邕見之曰昔徐敬業敗走入海李逸使别將追之不得乃斬類敬業者獻其首和尚識此人否師曰始以足下為洞悟物理今乃暗於事機如是師將終召門弟子曰予本姓徐國初有大功迯難至此言訖而終乃敬業也沘拾遺為作碑不敢正言乃云徐敬業昆弟

北户録

通屏

置大霧重露之中終不沾濡又堪為𣪠

孔雀不匹偶

但音影相接便有孕如白鶂雄雌視則成孕

白孔雀

宋武帝時有獻白孔雀者象以齒而焚麝因香而死

孔雀亦以毛羽為累

鵂鶹

晝一物無見夜則目甚明人截手爪棄露地鳥夜至

人家拾取視之則知有吉凶凶者輒受其殃也陳藏器引五行書除手爪埋户内恐為此鳥所得鵂鶹即姑獲鬼車之類

天地少女

姑獲玄中記云夜飛晝藏一名天女一名夜行遊女一名隱飛好取人家小兒養之令小兒衣不欲夜露此物以血點其衣為誌即取兒也

九頭鳥

鬼車一名鬼鳥九首能入人屋收魂氣爲犬所噬一首嘗以血滴人家則凶令呼爲九頭鳥

五月五日作鴞羹

鴞大如鳩惡聲鳥入人屋凶肉甚美可以爲炙說文曰梟不孝鳥至日捕梟磔之漢五月五日梟羹賜百官古人尚鴞炙是意欲滅其族非爲其美也又淮南萬畢術見死上梟鳴取破甑向梟抵之自止

鸚鵡

廣南多鸚䳇翠襟丹嘴巧解人言小不及隴右每飛則數千頭凡養之俗忌以手頻觸背犯者多病顫而卒士人謂為鸚䳇瘴鸚䳇一作鸚母孫權大會有白頭鳥集殿權曰何鳥諸葛恪曰白頭翁張昭坐中最老疑恪戲之目曰未聞鳥名白頭翁請使諸葛復索白頭姥恪曰鳥名鸚母未能對請使張昭復見求鸚父

赤白吉了

廉州民獲赤白吉了者赤者尋卒白者久而能言笑

語效人珎禽也

羽蟲毛蟲

樓炭經云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千四百種白虎

通云羽蟲三百六十有六鳳為之長毛蟲三百六十

有六麟為之長

紅蟹

儋州出紅蟹即蟳蝤擁劒蟚蜞倚望招潮竭朴沙狗

蘆虎數丸類也

蟹名無腸公子

蟹一名蛫廣雅云雄曰狼螘雌曰博帶抱朴子云山中辰日稱無腸公子蟹也海上有小蟹附之如榆莢名曰蟹奴

樹生小兒

大食國西臨大海嘗遣人乘船經八年未及西岸中有方石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上小兒長六七寸見

人皆笑動其手足尻着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輒死

紅蝙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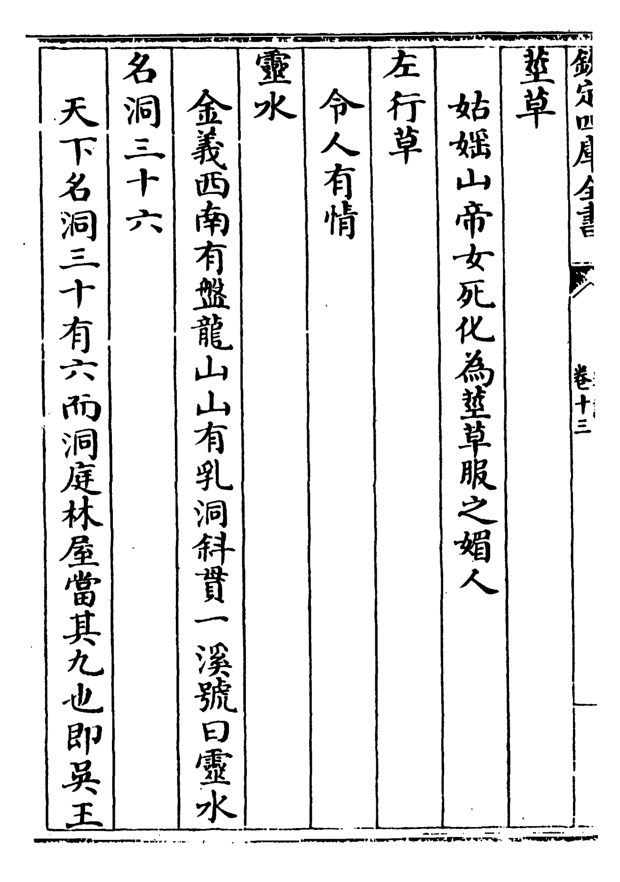
出瀧州雙伏紅蕉花間若獲其一則一不去南人收為媚藥

媚藥

布穀脚頸骨媚藥也男左女右帶之置水中能相隨

鶺鴒腦

令人相思抄按一雙納置枕中令夫妻相好



䔄草

姑媱山帝女死化為䔄草服之媚人

左行草

令人有情

靈水

金義西南有盤龍山山有乳洞斜貫一溪號曰靈水

名洞三十六

天下名洞三十有六而洞庭林屋當其九也即吳王

使龍威丈人得禹書之處禹書亦曰靈寳經三巻其

洞有金沙龍盆魚皆四足

魚有三百六十頭則有蛟龍長之

陶朱公養魚經曰凡種魚池中作數洲令魚循環無

窮如在江海每二月上庚日取鯉魚有子者投池中

至四月六月八月各投一神守神守者鱉也魚至三

百六十頭則有蛟龍長之因風雨則飛去惟鱉守之

則不能去

蚊母鳥

端州有鳥捕魚而食每作一聲則蚊子羣出其口廣

雅云蚊母鳥其翅可為扇辟蚊

鵞毛被

邕之南溪洞酋長以鵞毛為被取頭頸細軟毛如稻

畦衲之其温軟不下綿絮也

叙筆

番禺諸郡多以青羊為筆或用鷄鴨毛或以山雉五

色可愛得非江淹夢中所得者乎每有置狐之毫虎僕之毛鼠鬚羊毛麝毛貍毛羊鬚胎髮然未若兔毫按博物志蒙恬製筆董仲舒答牛享問曰蒙恬以枯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夫有筆之理與書同生尚書中候云龜負圖周公援筆寫之其來尚矣

紫姑卜

卜之流雜見書傳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烏卜

雖不法於著龜亦有可稱者異苑曰世有紫女一名紫姑云是人家妾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厠間或猪欄邉迎之

孟公孟姥

南方除夜及將發船皆殺雞擇骨為卜傳古法也占吉即以肉祀船神呼為孟公孟姥其来尚矣

桄榔木

木如莎皮如穰木皮出麪可食木理有文堪為棊局

墨紙

南朝呼食為頭梁元帝謝賜功德淨饌一頭魚為斗梁科律生魚若干斗呼筆為雙為床為枚梁簡文答徐摛書時設書幌乍置筆床四管為一床也墨為螺為量為丸為枚陸雲與兄書送墨二螺梁科律御墨一量十二丸漢官儀令僕丞郎賜墨一枚紙為番為幅為枚湘東王上梁武紙萬幅筆四百枚奉簡文帝

紅綠牋三千番又云送四色紙三萬枚答湘東王也

蠒紙

晉宋間有一種紙長丈餘就船抄之世謂蠒紙紙字從糸氏蔡倫從巾

團油飯

廣俗家富者每婦産三日或足月洗兒及子孩睟作團油飯以煎鰕魚炙雞鵝豬羊灌腸蕉子姜桂鹽豉之屬而為之

蟻子醬

廣人於山間掘取大蟻卵為醬名蟻子醬

蛤䘌

廣南作蛤蠗蛤即蛙也作蠗如常法陶注本草云青背者曰土鴨黑者曰蛤子漢書言鄠杜之間水多蛙魚人得不飢又宋書張暢弟為猘犬所傷醫云食蝦蟇膾膾成弟有難色暢先食而弟方食果愈乃知前人食蛙久矣抱朴子云萬歲者頷下丹書八字南史

丘傑傳蝦蟇有毒夢得藥三丸下科子數升

東家種竹西家治地

凡種竹正月二月斫取西南根東北角種之竹性向西南引也諺云東家種竹西家治地

變柑

新州出變柑苞大於升自高要移植不數百里形味俱變因為名

胡柑

風土記曰柑有赭者謂之胡柑丹陽太守李衡作宅種柑千樹曰吾有千頭木奴

壺橘

羅浮有壺橘十種又有椰子煎椰子有兩眼俗謂之越王頭

胡桃

柳世隆謝樂遊胡桃云胡桃垂乳吉之先兆者也

紅藤簟

瓊州出紅藤簟方言謂之笙或曰籧篨亦曰行唐沈約彈奏歙令仲文秀恣横云令史輸六尺笙四十領

閼氏山

習鑿齒與謝侍中書云此有紅藍北人採取其花作胭脂胭脂婦人粧時作頰色用如豆許按令偏頰殊覺鮮明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胭脂也西河舊事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閼氏山使我婦女無顔色

石榴作胭脂
鄭虔云石榴堪作胭脂睿宗女代國公主嘗爲之棄
其實於禁中叢生成林
蜈蚣
開寧縣多蜈蚣大者皮可冒鼓
壽陽粧
宋武帝壽陽公主梅花落額上成五出花後人效之
爲梅花粧

花子掩痕

上官昭容自製花子以掩黥處天后每對宰臣令昭容臥床裙下錄所奏事一日竊窺宰臣上覺退朝怒甚取甲刀剌面上不許拔昭容遽為乞拔刀子詩後為花子以掩痕也有集二十卷詩在集中明皇令張說作序

白犬丹雞盟祭

粵人每相友善則山下作壇祭以白犬丹雞仰天盟曰某月某日甲與乙為友上下四旁莫不並見卿乘

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卿乘馬後日相逢馬當下如此數千言出本俗風土記

吞紙抱火

毛寢家訓云朱詹貧而好學餓即吞紙寒即抱火讀書不輟

奴婢若干頭

梁簡文帝言安吉主餉胡子一頭云方言與俗極有可觀山高海深宛在其貌又梁律奴婢若干頭

瀟湘録

赤丁子

洛陽牟頴郊外葬一骷髏夢一人来謝云我本强冦為同輩見害感公掩藏願陰護公若有急但呼赤丁子即至矣後數有應驗

白鳳銜書

楊妃甞獨坐有一白鳳至前口銜書取視乃天帝詔勑謂妃為謫仙責其妬媢言其馬嵬之事

七木之精

順宗時書生賈秘於洛陽廢苑中遇七人同飲稱七賢邀秘坐徐詰之乃松柳槐桑棗栗樗七木之精

南山木强人

馬舉領淮南日有一叟詣舉言兵法曰先以法治兵兵治而後將校精士卒勇曰為帥何如叟曰先取勝地次對敵軍冲闘入却不可忘也仍有捨小而全大息殺而屢逃據其險地張其疑兵妙在急攻不可持

疑其或遲速未決險易相懸進不能攻勢須求活屢勝必敗慎在欺敵舉曰先生何許人何學之深耶曰予南山木强人也有韜玉含珠之譽假合之體殊不堅牢豈得久耶公留於客舘至夜失之見室内惟一碁局耳忽躍起墮地而碎

羯鼓録

都曇答臘

出自外夷樂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音太簇一均

龜茲高昌皆用之次在都曇鼓答臘之下雞樓鼓之上都曇似鼓而亦答臘即揩鼓也鼓如漆桶㓕以繩床擊用兩杖其聲焦急明月清風特異衆樂

羯鼓八音領袖

明皇尤愛羯鼓玉笛為八音之領袖春雨始晴景色明麗帝曰對此景物豈可不與他判斷之乎命取羯鼓臨軒縱擊曲名春光好顧柳杏皆已微拆上笑曰此一事不換我作天公可乎又製秋風高至秋空迥

澈奏之必遠風徐来庭葉徐下

花奴

汝陽王璡寧王長子嘗戴砑絹帽子打曲上自摘紅槿花至帽上簪之二物極滑久之方安一曲花不墜本色所謂定頭項難在不容揺動也帝曰花奴資質明瑩必神仙謫墜也寧王隨而短之上曰大哥不在過慮阿瞞自是相師帝王之像須有英特之氣深沉之候花奴但端秀過人當得公卿

羯鼓解穢

上不好琴聽彈未畢曰速召花奴將羯鼓来為我解穢

奉勑竪金雞

黄幡綽知音上召之不時至怒甚綽至聞上理鼓因止謁者不令報曲罷綽走入上問何處去来綽曰坐送親故至郊外上曰賴稍遲向我怒至必撾適其長入供奉暫釋曰出外不可放他内官笑言綽聽鼓候

竟入上厲聲曰我心脾下事安有官奴聞鼓能料耶今且謂我如何綽下堦鞠躬大聲曰奉勅豎金鷄上笑而止

漢第二鼓

宋璟尤善羯鼓曰南山起雲北山起雨者宋所作也璟與帝論鼓事云不是青山石末即是魯山花磁此是漢震第二鼓且鼓用石末花磁固是腰鼓掌下朋肯聲是以手拍非羯鼓明矣第二鼓者左以杖右以

手拍瑑又曰頭如青山峯手如白雨點山峯取不動雨點取碎急此羯鼓之能事

明皇供御捲

嗣曹王皐有巧智有以二捲獻者皐曰不意今日獲逢至寶命取枰選枰平者置一捲於枰心以油滿注捲中而油不浸溢相契然也皐曰此必明皇供御捲問其所自云其父在黔中得之高力士

無結尾聲

廣德中蜀李宛者善羯鼓夜聞鼓聲叩門謂鼓工曰君所鼓者非耶婆色雞乎無尾何也工曰按舊譜無結尾聲故夜求之宛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宛曰意盡則曲盡工曰柰聲不盡何宛曰可與言矣曲有不盡者以他曲解之此曲當用掘柘急遍解之工如言果相諧協聲意皆盡註云如柘枝用渾脫解甘州用吉了解之類

琵琶

法三才象四時本胡中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却手後曰琶漢遣烏孫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馬上奏琵琶以慰之

曹綱右手興奴左手

元和中有王芬曹保保子善才保孫綱皆習琵琶裴興奴與曹同時綱善為運撥不事提絃興奴長於攏撚時人謂曹綱有右手興奴有左手

綖賓鐵

樂工廉郊師於曹綱綱曰教授人多矣未有此性靈弟子也郊嘗池上彈綖賓調忽聞芰荷中有物跳躍出岸乃方響一片有知者識是綖賓鐵也指撥精妙致律吕相應物類相感耳

鄭中丞大小忽雷

文宗朝有内人鄭中丞胡琴内庫有二琵琶號大小忽雷舊吏梁厚本在昭應别墅垂釣之際忽見一物

過長五六尺許以錦纏之令家僮接得就岸即秘器也發視乃一女郎粧貌儼然中繫其頸鼻有餘息將養經旬日是内弟子厚本納為妻言琵琶因提頭脫送南趙家料理值訓注之亂人莫知之厚本購得之夜分方敢輕彈後過良辰花下酒酣即彈數曲有黄門過曰此鄭中丞琵琶聲也翌日達上文宗追悔至是驚喜使宣召赦厚本罪任從匹偶

宫中胡二姐

有白秀才納一妓乃宫娃忽唱新聲白驚遂不復唱

後遊靈武李靈曜尚書席上有客唱河滿子四座稱

妙白曰某有妓聲調殊異於此召至則淡服閑雅品

調激越客曰莫是宫中胡二姐否胡曰莫是梨園駱

供奉乎相對泣下

本領帶邪聲

貞元中康崑崙琵琶第一手兩市祈雨因鬭樂聲崑

崙登街東綵樓彈一曲新番羽調綠腰註云綠腰即

錄要是也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出要者必謂街西無敵曲罷西市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調中乃下撥聲如雷妙絶如神崑崙拜謂為師女郎更衣出乃僧善本俗姓段翌日德宗召入令教崑崙段師曰請彈一曲段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曰段師神人也臣少學隣家女巫授一品絃後易數師段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忘其本態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盡傳師之技也

米和郎

咸通中有米和郎嘉榮子也田從道尤妙後有王連兒

歸田錄

貎甚閒暇

楊大年方與客棊石中立自外至戲云止於坐隅貎甚閒暇石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靴直九百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性褊急顧吏詬責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右足曰此亦九百

年號有寶字

國家開寶中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故也

改元乾德

太祖建隆六年議改元語宰執勿用前世舊號改元乾徳後於内人鏡背有乾徳之號學士陶穀曰此偽蜀年號也太祖由是益重儒士

人生何處不相逢

寇忠愍公準貶雷州司户時丁晉公馮相拯同在中書丁當秉筆欲貶崖州忽自疑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時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户人生何處不相逢

出文稿數篋

楊文公億在學士院忽夜召見從容出文稿數篋曰卿識朕書手蹟皆是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大年知必為人所譖佯狂奔於陽翟

恩欲歸己怨使誰當

王文正公曾常謂大臣不當收恩嘗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

措大索事分

陶穀為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穀見上將前佯却者再四太祖大笑曰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来上已束帶穀趍入

黄絁衾褥

仁宗不豫大臣日至寢閤見上用素漆唾壺磁盞御榻上衾褥皆黄絁已故暗宫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黄絁也

手熟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有賣油翁曰無他手熟耳公怒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取一葫蘆以錢覆其口以杓酌油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為手熟耳公笑而遣之

文富二相

至和初並用文富二公為相上遣黄門於百官班中聽其論議朝士往往相賀上曰古者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卜豈足憑乎予作文公批答曰

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也

隣壤交歡

楊大年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真宗批云朽壤糞壤大年改為隣境明旦引唐故事不稱職求罷上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性氣

紫宸殿學士

丁度罷參政為紫宸殿學士即文明殿學士也以文

明真宗諡號遂更紫宸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為官稱議者以紫宸非人臣宜稱更曰觀文乃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士不可不學也

五鳳齊飛入翰林

太宗時宋白賈黄中李至呂蒙正蘓易簡五人同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詩曰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皆為名臣

御史言事須白中丞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御史有所言不須先白至今如此

晉公齋僧疏

丁晉公南遷作齋僧疏云補仲山之衮雖曲盡於巧心和傅說之羹實難調於衆口有詩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

張公食物

張僕射齊賢每食肥猪肉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

常人不過服一彈丸公以五七兩為大劑夾以胡餅食之罷相知安州與客食厨吏置大桶竊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浸漬滿桶晏元獻清瘦如削每析半餅以筯捲之抽筯内捻頭一莖此亦異於人也

好一江水

曹侍中利用在樞府務革僥倖中官尤被裁抑其後曹芮被誅曹再貶房州至襄陽渡監送内臣楊懷敏謂曰侍中好一江水蓋欲其自投也再三言之曹不

喻至襄陽驛遂逼其自縊

恩澤三執不行

澶淵之役曹侍中使契丹議定盟好章獻明肅太后時以勛舊自處太后亦嚴憚之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恩澤皆執不行所執既多故有三執又降出者不得已行之遂為小人所側目凡三降不行者請者必又啓后曰臣已告得侍中宅㚢婆或其親信為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但以三執不得已行之太后大

怒遂及曹芮之禍乃知大臣功高權重禍患非知慮所能及也

二宋

宋鄭公庠初名郊與弟祁名動天下號二宋仁宗欲大用有譖謂姓符國號名應郊天郊者交也宋郊其言不祥上命改之公不得已改之公後更踐二府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譖者竟不見用

奉勅江南勾當公事回

曹武惠王彬勛業甚盛嘗曰吾為將未嘗以喜怒輒戮一人所居堂敝壞子弟欲葺公曰方冬牆壁瓦石閒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愛物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牓子稱奉勑江南勾當公事回其不伐又如此

鑄鼎象物賦

真宗雖以文詞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賜進士及第必召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

賜第或取其所試文詞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敢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為第一蔡齊置器賦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為第一

珊瑚筆格

錢思公性儉約子弟非時不能取一錢公有珊瑚筆格平生珍惜子弟有欲錢竊取之公乃榜於家庭以十千購之子弟佯為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與之

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

花蠟燭

鄧州花蠟燭云是寇萊公法公自少富貴不點油燈雖厠溷間燭淚成堆杜祁公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與客相對二公皆名臣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為戒

學士著姓

故事學士在内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為學

怒遂及曹芮之禍乃知大臣功高權重禍患非知慮所能及也

二宋

宋鄭公庠初名郊與弟祁名動天下號二宋仁宗欲大用有譖謂姓符國號名應郊天郊者交也宋郊其言不祥上命改之公不得已改之公後更踐二府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譖者竟不見用

奉勅江南勾當公事回

曹武惠王彬勛業甚盛嘗曰吾為將未嘗以喜怒輒戮一人所居堂𡚁壞子弟欲葺公曰方冬牆壁瓦石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愛物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牓子稱奉勅江南勾當公事回其不伐又如此

鑄鼎象物賦

真宗雖以文詞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賜進士及第必召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

賜第或取其所試文詞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敢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為第一蔡齊置器賦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為第一

珊瑚筆格

錢思公性儉約子弟非時不能取一錢公有珊瑚筆格平生珍惜子弟有欲錢竊取之公乃榜於家庭以十千購之子弟佯為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與之

一歳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

花蠟燭

鄧州花蠟燭云是寇萊公法公自少富貴不點油燈雖厠溷閒燭泪成堆杜祁公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與客相對二公皆名臣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為戒

學士著姓

故事學士在内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為學

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回去其一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盧度丁度並為學士遂著姓以别之後皆著姓

王張相嘲

晏元獻罷副相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歳幕下王琪張亢亢體絶大琪目為牛琪瘦骨立亢目為猴琪嘲曰張亢觸墻成八字亢曰王琪望月叫三聲

德邁九皇

楊文公戒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作表云伏惟
陛下徳邁九皇門人鄭戩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公
笑而易之

奉使契丹表

夏英公竦父官河北契丹犯河北歿於陣後公丁母
憂起奉使契丹公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
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敢謀客館之安時以為
四六對偶精絕

驪山詩

孫僅為陜西轉運使作驪山詩二篇後篇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宫就祿山来時方建玉清昭應宫有惡僅者錄詩以進真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高臺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祿山之語卒不得聞人以為幸

善言富貴

晏元獻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貴語不

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

名畫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尚書郎其山水寒林人多有之巨然惟玉堂北壁獨存包氏宣州人畫虎名家鼎為妙子孫曽不得彷彿昌寫生逼真而筆法軟俗殊無古人格致

對屬

冦萊公戲云水底日為天上日楊大年曰眼中人是

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回去其一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盛度丁度並為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後皆著姓

王張相嘲

晏元獻罷副相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歲幕下王琪張亢亢體絶大琪目為牛琪瘦骨立亢目為猴琪嘲曰張亢觸墻成八字亢曰王琪望月叫三聲

德邁九皇

楊文公戒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公笑而易之

奉使契丹表

夏英公竦父官河北契丹犯河北歿於陣後公丁母憂起奉使契丹公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敢謀客館之安時以為四六對偶精絕

驪山詩

孫僅為陜西轉運使作驪山詩二篇後篇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宫就禄山来時方建玉清昭應宫有惡僅者録詩以進真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高臺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禄山之語卒不得聞人以為幸

善言富貴

晏元獻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

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

名畫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尚書郎其山水寒林人多有之巨然惟玉堂北壁獨存包氏宣州人畫虎名家鼎為妙子孫曾不得彷彿昌寫生逼真而筆法軟俗殊無古人格致

對屬

冦莱公戲云水底日為天上日楊大年曰眼中人是

面前人

此回真是送燈臺

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年老求為西京留臺有輕薄子送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後竟卒於留臺

笑得面似靴皮

田元均在三司深厭干請不欲峻拒每温顏强笑以遣之嘗曰作三司使數年直笑得面似靴皮

論棊

胡旦曰以棊為易解如旦聰明尚或不能以為難解則愚下小人往往精絕

作文章在三上

錢思公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厠閱小詞宗公垂每走厠必挾書諷誦遠近聞其諷誦予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馬上枕上厠上

不得黄紙書名

錢思公官兼將相自云平生不足惟不得於黄紙上書名深以為恨

有教無類賦

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為第一有神龍異禀猶嗜欲之可求纖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有輕薄子云相國寺前熊番斤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曰言雖鄙俚事亦着題

金帶

太宗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惟金創為金銙以賜羣臣方團毬絡賜兩府御仙花賜學士以上今俗謂毬絡為笏頭御仙花為荔枝

猢猻入布袋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受勅修唐書語其妻曰吾之修書可謂猢猻入布袋妻曰君之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也

盛肥丁瘦

面前人

此回真是送燈臺

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年老求為西京留臺有輕薄子送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後竟卒於留臺

笑得面似靴皮

田元均在三司深厭干請不欲峻拒每温顏强笑以遣之嘗曰作三司使數年直笑得面似靴皮

論棊

胡旦曰以棊為易解如旦聦明尚或不能以為難解則愚下小人往往精絶

作文章在三上

錢思公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厠閲小詞宗公垂每走厠必挾書遠近聞其諷誦予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馬上枕上厠上

不得黄紙書名

錢思公官兼將相自云平生不足惟不得於黄紙上書名深以為恨

有教無類賦

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為第一有神龍異禀猶嗜欲之可求織草何知尚薰猶而相假有輕薄子云相國寺前熊翻斤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曰言雖鄙俚事亦着題

金帶

太宗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惟金創爲金銙以賜羣臣方團毬絡賜兩府御仙花賜學士以上今俗謂毬絡爲笏頭御仙花爲荔枝

猢猻入布袋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受勅修唐書語其妻曰吾之修書可謂猢猻入布袋妻曰君之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也

盛肥丁瘦

盛文肅公豐肥丁晉公踈瘦翰林侍讀梅詢性喜焚香每晨起將視事焚香以公服罩之撮袖以出坐之撒開濃香郁然有館職竇元賓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時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

古鑑照二百里

呂文穆公蒙正為相有朝士藏古鑒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者嘆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

劄子

唐人奏事非狀者謂牓子亦曰錄子今謂之劄子

有螃蟹無通判

國朝始置諸州通判嘗與知州爭權有錢昆者杭人嗜蟹嘗求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矣

臺官用稀姓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為輕薄子戲云聞君有臺憲

之命仲容愧謝問何以知之對曰新制臺官必用稀姓者以君姓知之時三院御史仲簡論程掌禹錫也

祠廟訛謬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為甚都城蒲池寺今轉為菩提寺江南大小孤山今轉孤為姑江側有澎浪磯轉為彭郎磯云小姑壻也西京龍門山望之如雙闕山口有廟像持一屠刀按膝而坐曰豁口大王尤可笑者

語訛

世俗傳訛舉世同其謬者惟打字其義本謂考擊聲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曰打盖有撾擊之義至於造舟車曰打船打車網魚則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人餉飯曰打飯粘紙曰打糊量地曰打量試眼曰打試徧檢字書了無此字本音謫耿不知因何轉為丁雅也

章得象

盛文肅公豐肥丁晉公踈瘦翰林侍讀梅詢性喜焚香每晨起將視事焚香以公服罩之撮袖以出坐之撒開濃香郁然有館職竇元賓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時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

古鑑照二百里

呂文穆公蒙正為相有朝士藏古鑒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者嘆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

劄子

唐人奏事非狀者謂牓子亦曰錄子今謂之劄子

有螃蟹無通判

國朝始置諸州通判嘗與知州爭權有錢昆者杭人嗜蟹嘗求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矣

臺官用稀姓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為輕薄子戲云聞君有臺憲

之命仲容愧謝問何以知之對曰新制臺官必用稀姓者以君姓知之時三院御史仲簡論程掌禹錫也

祠廟訛謬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為甚都城蒲池寺今轉為菩提寺江南大小孤山今轉孤為姑江側有澎浪磯轉為彭郎磯云小姑壻也西京龍門山望之如雙闕山口有廟像持一屠刀按膝而坐曰豁口大王尤可笑者

語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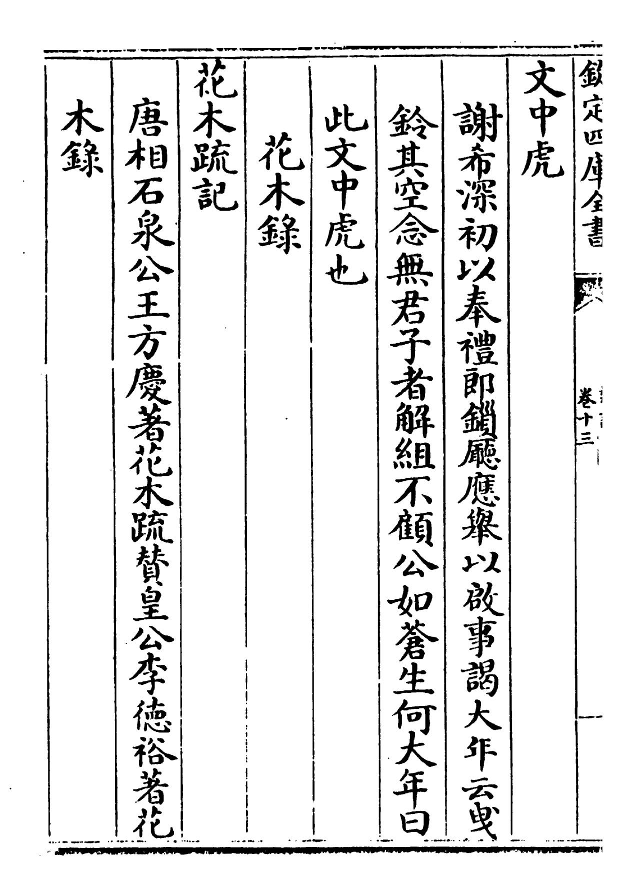
世俗傳訛舉世同其謬者惟打字其義本謂考擊聲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曰打蓋有撾擊之義至於造舟車曰打船打車網魚則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人餉飯曰打飯粘紙曰打糊量地曰打量試眼曰打試遍檢字書了無此字本音謫耿不知因何轉為丁雅也

章得象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友善石戲章曰昔有戴
松牛韓幹馬今有章得象

俊叨

京師食店賣酸餡大書牌牓俚俗轉酸從食餡從臽
有云彼家賣俊叨不知何物也湯餅唐人謂之不托
今曰餺飥晉束晳餅賦有饅頭薄持起溲牢九饅頭
名存而起溲牢九莫曉何物薄持荀氏又曰薄夜亦
莫知何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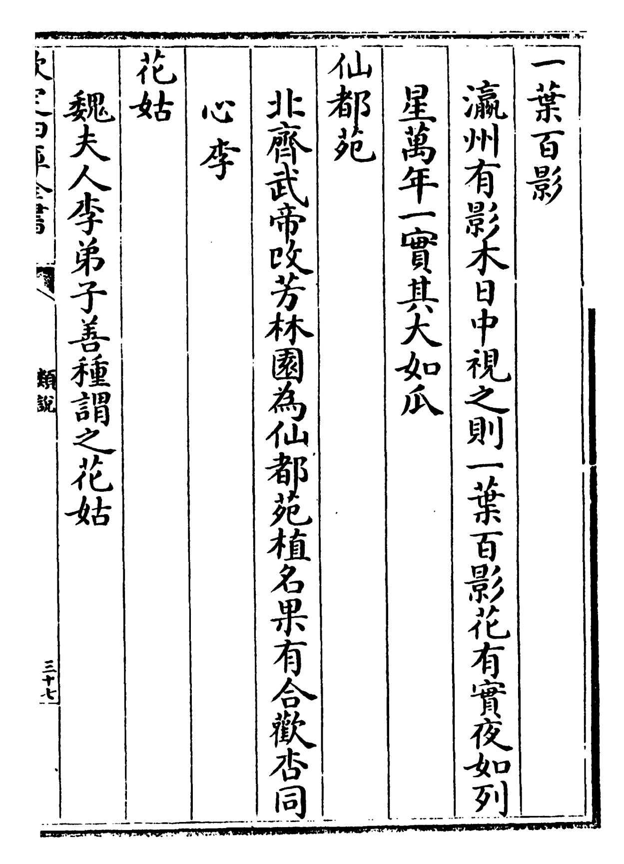
文中虎

謝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舉以啟事謁大年云曳鈴其空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如蒼生何大年曰此文中虎也

花木錄

花木疏記

唐相石泉公王方慶著花木疏贊皇公李德裕著花木錄



一葉百影

瀛州有影木日中視之則一葉百影花有實夜如列星萬年一實其大如瓜

仙都苑

北齊武帝改芳林園為仙都苑植名果有合歡杏同心李

花姑

魏夫人李弟子善種謂之花姑

花秋

牡丹將開勿多澆土寒則開遲剪花急則花秋無傷

使遼錄

割馬肝

接伴使耶律永興副姚跂回張向問北馬有割去肝者遂知無病能行果否云有之其法飲以醇酒於腋間破之取去少肉然亦十失八九又問鶻巢中生獵犬果否云亦有之然極難得今駕前有二隻其性識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友善石戲章曰昔有戴

松牛韓幹馬今有章得象

俊叨

京師食店賣酸餡大書牌牓俚俗轉酸從食餡從臽

有云彼家賣俊叨不知何物也湯餅唐人謂之不托

今曰餺飥晉束晳餅賦有饅頭薄持起溲牢九饅頭

名存而起溲牢九莫曉何物薄持荀氏又曰薄夜亦

莫知何物也

文中虎

謝希深初以奉禮郎鎻廳應舉以啟事謁大年云曳鈴其空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如蒼生何大年曰此文中虎也

花木錄

花木疏記

唐相石泉公王方慶著花木疏賛皇公李德裕著花木錄

一葉百影

瀛州有影木日中視之則一葉百影花有實夜如列星萬年一實其大如瓜

仙都苑

北齊武帝改芳林園為仙都苑植名果有合歡杏同心李

花姑

魏夫人李弟子善種謂之花姑

花栿

牡丹將開勿多灌土寒則開遲剪花急則花栿無傷

使遼錄

割馬肝

接伴使耶律永興副姚跋回張向問北馬有割去肝者遂知無病能行果否云有之其法飲以醇酒於腋間破之取去少肉然亦十失八九又問鵰巢中生獵犬果否云亦有之然極難得令駕前有二隻其性識

頗異每獵而獲十倍常犬

吹葉成曲

遼人吹葉成曲以歌聲相和音韻甚和

打圍

北人打圍一歲間各有所處正月釣魚海上於水底

釣大魚二月三月放鶻號海東青打鴈四月五月打

麋鹿六月七月於涼淀處坐八月九月打虎豹之類

自此直至歲終如南人趂時耕種也

南朝峭漢

跋回云自來奉使北朝禮遇之厚無如王拱辰預釣魚放鶻之會皇帝親御琵琶以侑酒是時先父館伴相得甚歡拱辰謂先父云南朝峭漢惟君異日先父為上道此語上曰拱辰答問似此語言極多其才器不在人下然識量不足難於遠到吾見奉使之人惟富弼不可量也因問南朝如卿人材有幾弼曰臣斗筲之器不足道本朝人材勝如臣者車載斗量安可

數計察斯人大未可量

銀牌

形如方響刻蕃書宣速二字使者執牌馳馬日行數百里所至如北主親到須索更易無敢違者

黑山

北塞黑山如中國之岱宗云北人死魂皆歸此山每歲五京進人馬紙各萬餘事祭山而焚之其禮甚嚴非祭不敢近也

佛粧

遼婦以黃物塗面如金謂之佛粧

以車渡河

過盧溝河伴使云恐乘轎危以車渡極安而速濟不

曉其法

茶錄

雲脚乳面

凡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乳面聚

頗異每獵而獲十倍常犬

吹葉成曲

遼人吹葉成曲以歌聲相和音韻甚和

打圍

北人打圍一歲間各有所處正月釣魚海上於水底釣大魚二月三月放鶻號海東青打鴈四月五月打麋鹿六月七月於涼淀處坐八月九月打虎豹之類自此直至歲終如南人趂時耕種也

南朝峭漢

跋回云自來奉使北朝禮遇之厚無如王拱辰預釣魚放鷁之會皇帝親御琵琶以侑酒是時先父館伴相得甚歡拱辰謂先父云南朝峭漢惟君異日先父為上道此語上曰拱辰答問似此語言極多其才器不在人下然識量不足難於遠到吾見奉使之人惟富弼不可量也因問南朝如卿人材有幾弼曰臣斗筲之器不足道本朝人材勝如臣者車載斗量安可

數計察斯人大未可量

銀牌

形如方響刻蕃書宣速二字使者執牌馳馬日行數百里所至如北主親到須索更易無敢違者

黑山

北塞黑山如中國之岱宗云北人死魂皆歸此山每歲五京進人馬紙各萬餘事祭山而焚之其禮甚嚴非祭不敢近也

佛粧

遼婦以黄物塗面如金謂之佛粧

以車渡河

過盧溝河伴使云恐乘轎危以車渡極安而速濟不曉其法

茶録

雲脚乳面

凡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乳面聚

候湯

茶經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郭璞云早取為茶晚取為荈又候湯有三沸如魚目微有聲為一沸四邊如湧泉連珠為二沸騰波鼓浪為三沸湯老矣

茗戰

建人謂鬬茶為茗戰

火前火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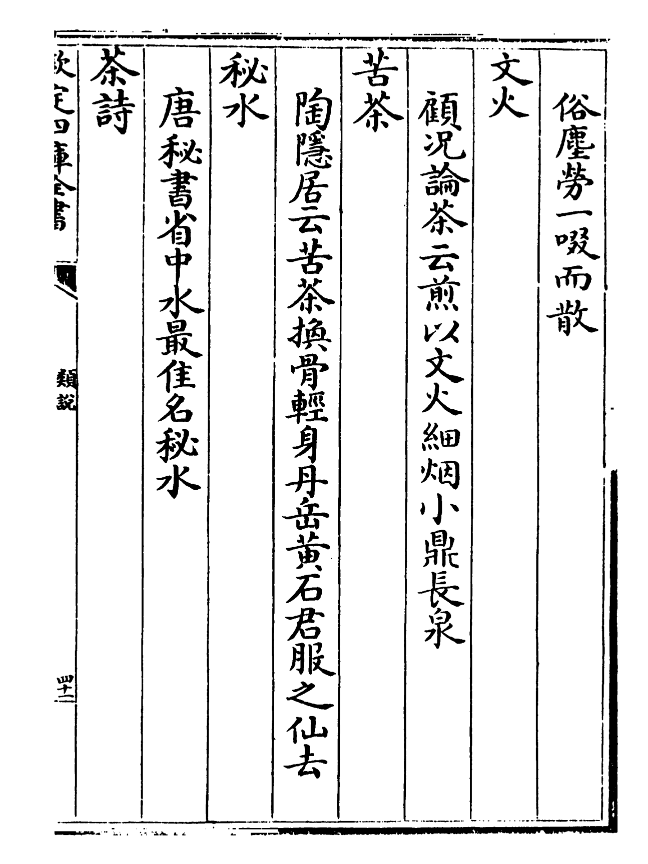
蜀雅州蒙頂上有火前茶謂禁火以前採者後者曰火後茶又有石花茶

報春鳥

顧渚山茶記山中有鳥每至正月二月鳴云春起也至三四月云春去也採茶者呼為報春鳥

蟾背蝦目

謝宗論茶云豈可為酪蒼頭便應代酒從事又云候蟾背之芳香觀蝦目之沸湧細漚花泛浮浡雲騰昏



俗塵勞一啜而散

文火

顧況論茶云煎以文火細烟小鼎長泉

苦茶

陶隱居云苦茶換骨輕身丹丘黃石君服之仙去

秘水

唐秘書省中水最佳名秘水

茶詩

古人茶詩欲知花乳清泠味須是眠雲臥石人杜牧茶詩云山實東吳秀茶稱瑞草魁劉禹錫試茶詩云何況蒙山顧渚春白泥赤印走香塵

類說卷十三

侯湯

茶經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郭璞云早取為茶晚取為荈又候湯有三沸如魚目微有聲為一沸四邊如湧泉連珠為二沸騰波鼓浪為三沸湯老矣

茗戰

建人謂鬬茶為茗戰

火前火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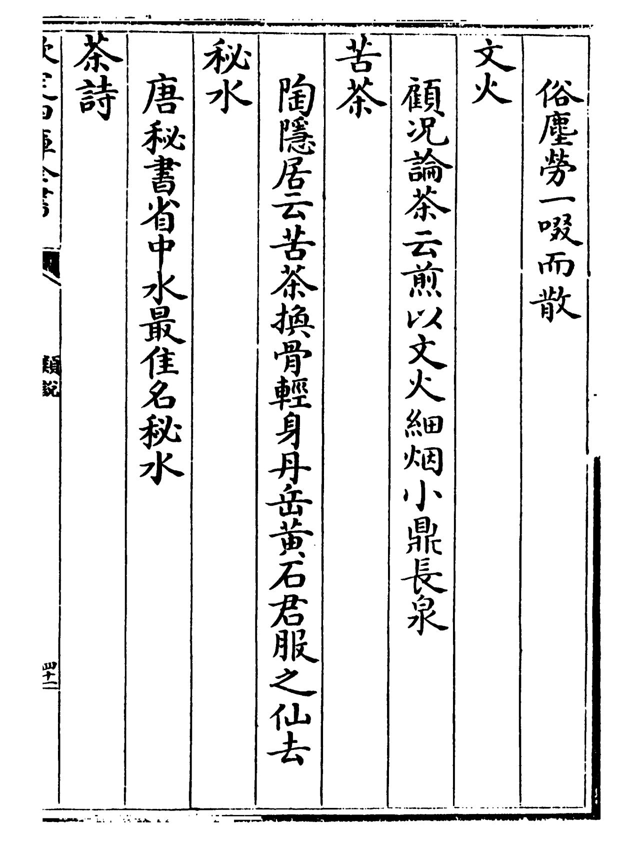
蜀雅州蒙頂上有火前茶謂禁火以前採者後者曰火後茶又有石花茶

報春鳥

顧渚山茶記山中有鳥每至正月二月鳴云春起也至三四月云春去也採茶者呼為報春鳥

蟾背蝦目

謝宗論茶云豈可為酪蒼頭便應代酒從事又云候蟾背之芳香覩蝦目之沸湧細漚花泛浮餑雲騰昏



俗塵勞一啜而散

文火

顧況論茶云煎以文火細烟小鼎長泉

苦茶

陶隱居云苦茶換骨輕身丹丘黃石君服之仙去

秘水

唐秘書省中水最佳名秘水

茶詩

古人茶詩欲知花乳清泠味須是眠雲卧石人杜牧茶詩云山實東呉秀茶稱瑞草魁劉禹錫試茶詩云何況蒙山顧渚春白泥赤印走香塵

類說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類說卷十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何銓

欽定四庫全書

類說目録

卷十四

啓顔録

跨馬揮鞭傍河牽船

射不着垜　高坐誦詩

卷耳后妃之德　煑簀為笋

羊踏破菜園　煎餅謎

類說目録

卷十四

啓顔録

跨馬揮鞭傍河牽船

射不着垛　高坐誦詩

卷耳后妃之德　煑簀為笋

羊踏破菜園　煎餅謎

鬬雞相撲　賜君子小人不同日

多呼陳伯玉　汾陽奏州縣官

汾陽諸子皆奴材　南鄭北鄭

韓臯是硬　諸生繼相

荷杯　飲酒稱名

好脚迹門生　了本分公事

響泉韻磬　猿名山公

活火煎茶　能與張家說家門

音聲樹　氷廳

御史三院　哄堂

察院廳名　瞎眼宰相

葉法善　人道尚右

時世粧　閣下足下之稱

毳褐豈甚銅乳之臭

投牒便換　夢柳仆地

夢舁棺入堂　東西臺

鬭雞相撲　　賜君子小人不同日

多呼陳伯玉　　汾陽奏州縣官

汾陽諸子皆奴材　　南鄭北鄭

韓臯是硬　　諸生繼相

荷杯　　飲酒稱名

好脚迹門生　　了本分公事

響泉韻磬　　猿名山公

活火煎茶　　能與張家說家門

音聲樹　氷廳

御史三院　哄堂

察院廳名　瞎眼宰相

葉法善　人道尚右

時世粧　閣下足下之稱

氈褐豈甚銅乳之臭

投牒便換　夢柳仆地

夢舁棺入堂　東西臺

欽定四庫全書

類說卷十四

宋　曾慥　編

啟顔録

跨馬揮鞭傍河牽船

晉劉道真遭亂於河側為人牽船見一老嫗揺櫓道真嘲曰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揺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

射不着垜

唐宋國公蕭瑀不能射太宗賜射俱不着垜歐陽詢作詩嘲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强弓欲髙番覆下應西還更東十回俱着地兩手併擎空借問誰為此多應是宋公

高坐誦詩

唐有僧法軌形貌短小於寺開講李榮往共議論僧於高坐誦詩曰姓李應須李名榮又不榮槃應聲曰身材三尺半頭毛猶未生

卷耳后妃之德

唐韋慶本女選為妃詣朝坐欲謝慶本兩耳毛卷朝士多目為卷耳長安令松壽賀曰僕固知令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曰卷耳后妃之德

煑簀為笋

漢人適吳吳人設笋問何物曰竹也歸煑其簀不熟曰吳人轣轆欺我如此

羊踏破菜園

有人常食蔬茹忽食羊肉夢五臟神曰羊踏破菜園

煎餅謎

齊高祖作煎餅謎卒律葛答反前火食并字

敖曹詩

高敖曹詩曰塚子地握槊星宿天圍棊開門屋張口

捲席床剝皮桃生毛彈子瓠長棒槌兒牆敧壁凹肚河

凍水生肌

黑面赤眼相嘲

類說卷十四

宋 曾慥 編

啟顔録

跨馬揮鞭傍河牽船

晉劉道真遭亂於河側為人牽船見一老嫗揺櫓道真嘲曰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揺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

射不着垛

唐宋國公蕭瑀不能射太宗賜射俱不着垛歐陽詢作詩嘲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强弓欲高番覆下應西還更東十回俱着地兩手併擎空借問誰為此多應是宋公

高坐誦詩

唐有僧法軏形貌短小於寺開講李榮往共議論僧於高坐誦詩曰姓李應須李名榮又不榮榮應聲曰身材三尺半頭毛猶未生

卷耳后妃之徳

唐韋慶本女選為妃詣朝坐欲謝慶本兩耳毛卷朝士乡目為卷耳長安令松壽賀曰僕固知令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曰卷耳后妃之徳

煑簀為笋

漢人適呉呉人設笋問何物曰竹也歸煑其簀不熟曰呉人轣轆欺我如此

羊踏破菜園

有人常食蔬茹忽食羊肉夢五臟神曰羊踏破菜園

煎餅謎

齊高祖作煎餅謎卒律葛答反前火食并字

敖曹詩

高敖曹詩曰塚子地握槊星宿天圍棊開門屋張口

捲席牀剝皮桃生毛彈子瓠長棒槌兒牆敧壁凹肚河

凍水生肌

黑面赤眼相嘲

唐初梁寶好嘲戲嘗至貝州有趙仲德甚能嘲即令召之寶顔甚黑凭案以待仲德入兩眼俱赤寶云天上既無雲閃電何以無准則答曰向我入門來案後惟見一錠墨又云官裏科朱砂半眼共一國又答云磨公小拇指塗得大社北寶無以對

咏黑

唐李叔慎賀蘭僧伽面甚黑杜善賢為長安令亦黑劉行敏咏之曰叔慎騎黑馬僧伽挽漆弓喚取長安

令共獵北山熊

年老卿少

後魏孫紹為太府少卿高帝問卿年何老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遂遷正卿

嘲庭中竹

温彥博杜如晦同為僕射有裴略者訴事二公久不答略自陳通言語工嘲戲彥博使嘲庭中竹略曰竹竹青簇簇凌寒葉不凋經夏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

士皮上何須生節目又令傳語屏牆即走至牆下曰方今聖明主闢四門以待士君是何物敢妨賢路

帽底可知

唐山東一劇縣有老胥善侮縣令初至以事試之即知其為人有令始至方差下造簿吏改易姓名或小字使相屬可笑高聲呼云張布袋盛老鼠宋郎君向寘府令不問吏出謂其徒曰帽底可知遂無所憚

嘲臀

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大而臂闊李勣謂曰封道弘汝臂㪺酌坐得休何須爾許大

子在回何敢死

隋侯白機辯敏捷嘗與楊素並馬路旁有槐樹憔悴欲死素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取槐子懸樹枝即活素問其說答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

三秃不敵一盧

唐初梁寶好嘲戲嘗至貝州有趙仲德甚能嘲即令召之寶顔甚黑凭案以待仲德入兩眼俱赤寶云天上既無雲閃電何以無雷則答曰向我入門來案後惟見一錠墨又云官裏科朱砂半眼共一國又答云磨公小拇指塗得大社北寶無以對

咏黒

唐李叔慎賀蘭僧伽面甚黒杜善賢為長安令亦黒劉行敏咏之曰叔慎騎黒馬僧伽挽漆弓喚取長安

令共獵北山熊

年老卿少

後魏孫紹為太府少卿高帝問卿年何老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遂遷正卿

嘲庭中竹

温彦博杜如晦同為僕射有裴略者訴事二公久不答略自陳通言語工嘲戲彦博使嘲庭中竹略曰竹竹竹青簇簇凌寒葉不凋經夏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

士皮上何須生節目又令傳語屏牆即走至牆下曰方今聖明主闢四門以待士君是何物敢妨賢路

帽底可知

唐山東一劇縣有老胥善侮縣令初至以事試之即知其為人有令始至方差下造簿吏改易姓名或小字使相屬可笑髙聲呼云張布袋㿻老鼠宋郎君向寅府令不問吏出謂其徒曰帽底可知遂無所憚

嘲臀

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大而臀闊李勣謂曰封道弘汝

臀𣁽酌坐得休何須爾許大

隋侯白機辯敏捷嘗與楊素並馬路旁有槐樹憔悴

欲死素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取槐

子懸樹枝即活素問其說答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

死

三禿不敵一盧

隋盧嘉言至僧寺與三僧酬答數回嘉言笑曰三個
秃師並不解樗蒲僧未喻嘉言曰不聞俗語云三個
秃不敵一個盧

命羣臣為大言

漢武帝置酒命羣臣為大言小者飲酒公孫丞相曰
臣驕而猛又剛毅交牙出吻聲又大號呼萬里嗷
一代餘四公不能對東方朔請代大對一曰臣坐不
得起仰迫於天地之間愁不得長二曰臣跋越九州

間不容趾并吞天下欲括四海三四曰天下不足以受臣坐四海不足以受臣唾臣噎不緣食出居天外卧上曰大哉弘言最小當飲

因話錄

此兒無尾

肅宗屢言安禄山不臣之狀明皇一日召太子諸王擊毬太子潛欲以鞍馬傷之帝密謂太子吾非不疑但此兒無尾汝當置之

不痴不聾不作家翁

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琴瑟不調曖罵公主倚乃父為天子我父嫌天子不作主恚入奏上曰他父實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豈汝家有也尚父拘曖詣朝堂待罪上曰不痴不聾不作阿家阿翁小兒女閨闈之言大臣安用聽錫賚以遣之尚父杖曖數十

十月始裘

德宗暮秋微寒上曰九月衣衫十月衣袍與時候不

相稱欲遞遷一月何如翰林承旨李吉甫以聖人能

上順天時下盡物理請宣示四方編之於令李相程

曰謹按月令十月始裘玄宗刪定不可改易上乃止

揀得一好長官

德宗躬親庶政中外除授無不留神趙傪自監察裏

行授髙陵縣令後遊苑中有執役者上問何處人云

是髙陵百姓上曰我令為汝揀得一好長官知否

鬭雞相撲

隋盧嘉言至僧寺與三僧酬答數回嘉言笑曰三個
禿師並不解槈蒲僧未喻嘉言曰不聞俗語云三個
禿不敵一個盧

命羣臣為大言

漢武帝置酒命羣臣為大言小者飲酒公孫丞相曰
臣驕而猛又剛毅交牙出吻聲又大號呼萬里嗷
一代餘四公不能對東方朔請代大對一曰臣坐不
得起仰迫於天地之間愁不得長二曰臣跋越九州

間不容趾并吞天下欲括四海三四曰天下不足以受臣坐四海不足以受臣唾臣噎不緣食出居天外卧上曰大哉弘言最小當飲

因話錄

此兒無尾

肅宗屢言安祿山不臣之狀明皇一日召太子諸王擊毬太子潛欲以鞍馬傷之帝密謂太子吾非不疑但此兒無尾汝當置之

不痴不聾不作家翁

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琴瑟不調曖罵公主倚乃父為天子我父嫌天子不作主恚入奏上曰他父實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豈汝家有也尚父拘曖詣朝堂待罪上曰不痴不聾不作阿家阿翁小兒女閨闈之言大臣安用聽錫賚以遣之尚父杖曖數十

十月始裘

德宗暮秋徵寒上曰九月衣衫十月衣袍與時候不

相稱欲遞遷一月何如翰林承旨李吉甫以聖人能
上順天時下盡物理請宣示四方編之於令李相程
曰謹按月令十月始裘玄宗刪定不可改易上乃止
德宗躬親庶政中外除授無不留神趙傪自監察裏
行授高陵縣令後遊苑中有執役者上問何處人云
是高陵百姓上曰我令為汝揀得一好長官知否
揀得一好長官
鬬雞相撲

文宗有事南郊祀本司進相撲人上曰我方清齋豈合觀此左右曰舊例上日此應是要賞物可向外相撲了與賞令去又嘗觀鬬雞優人稱嘆大好上曰雞既好便賜汝

賜君子小人不同日

文宗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先欲賜者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別日

多呼陳伯玉

文宗對諸學士論文裴舍人素數道陳拾遺名柳舍人璟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他字伯玉亦應多呼陳伯玉

汾陽奏州縣官

郭汾陽在邠州嘗奏一州縣官而勑不下或曰以令公勛德請一吏致阻是宰相不知體甚也王曰艱難以來朝廷姑息方鎮武臣求無不得方鎮跋扈使朝廷疑之今子儀奏屬官不過是所請不當上不以武

臣待子儀諸公可以見賀矣

汾陽諸子皆奴材

郭汾陽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告虞候縱横之狀王明日對賓僚嘆曰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嬭兒非奴材而何

南鄭北鄭

太傅鄭絪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鄭真公第在北出

自北祖時謂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堂兄文憲公前後相德宗亦謂之大鄭相小鄭相

韓臯是硬

韓僕射臯小瘡令醫傅膏藥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臯實是硬竟不以為罪

諸生繼相

權文公德輿身不由科第掌貢舉三年門下諸生繼為相公

文宗有事南郊祀本司進相撲人上曰我方清齋豈合觀此左右曰舊例上日此應是要賞物可向外相撲了與賞令去又嘗觀鬬雞優人稱嘆大好上曰雞既好便賜汝

賜君子小人不同日

文宗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先欲賜者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别日

多呼陳伯玉

文宗對諸學士論文裴舍人素數道陳拾遺名柳舍人璟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他字伯玉亦應多呼陳伯玉

汾陽奏州縣官

郭汾陽在邠州嘗奏一州縣官而勑不下或曰以令公勛德請一吏致阻是宰相不知體甚也王曰艱難以來朝廷姑息方鎮武臣求無不得方鎮跋扈使朝廷疑之今子儀奏屬官不過是所請不當上不以武

臣侍子儀諸公可以見賀矣

汾陽諸子皆奴材

郭汾陽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侯杖殺之諸子泣告虞侯縱横之狀王明日對賓僚嘆曰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阿㜷兒非奴材而何

南鄭北鄭

太傅鄭絪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鄭真公第在北出

自北祖時謂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堂兄文憲公前後相德宗亦謂之大鄭相小鄭相

韓皐是硬

韓僕射皐小瘡令醫傅膏藥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皐實是硬竟不以為罪

諸生繼相

權文公德輿身不由科第掌貢舉三年門下諸生繼為相公

荷杯

牟少師與賔僚飲宴暑日臨水以荷為杯滿酌使僕持近人口以簪刺之不盡則重飲既罷有人言適飲大歡者公曰今日言歡則明昨之不歡無論好惡一不得言

飲酒稱名

段相文昌性介狹在西川有進士薛太白飲酒稱名太多明日遂不召

好脚迹門生

李逢吉知舉貢榜成未放而入相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脚迹門生

了本分公事

劉栖楚為京兆尹謂僚屬曰諸公各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恣意遊賞勿至拘束

響泉韻磬

李汧公畜二琴殊絶所謂響泉韻磬者也二寵妓曰

秀才七七善琴與箏自撰琴譜

猿名山公

李約琴道酒德詩調皆高絕一生不近粉黛多蓄古器嘗得石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約汧公子也初至金陵於府主庶人錡坐屢贊招隱寺標致一日庶人宴於寺中明日謂曰十郎嘗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約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膻涴鹿掊泉音樂

亂山鳥聲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

活火煎茶

李約性嗜茶嘗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焰者

能與張家說家門

張弘靖三世掌書命在台座前代未有楊巨源贈詩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家門巨源年老頭數搖苦吟所致

荷杯

牟少師與賓僚飲宴暑日臨水以荷為杯滿酌使僕持近人口以簪刺之不盡則重飲既罷有人言適飲大歡者公曰今日言歡則明昨之不歡無論好惡一不得言

飲酒稱名

段相文昌性介狹在西川有進士薛太白飲酒稱名太多明日遂不召

好脚迹門生

李逢吉知舉貢榜成未放而入相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脚迹門生

了本分公事

劉栖楚為京兆尹謂僚屬曰諸公各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恣意遊賞勿至拘束

響泉韻磬

李汧公蓄二琴殊絶所謂響泉韻磬者也二寵妓曰

秀才七七善琴與箏自撰琴譜

猿名山公

李約琴道酒德詩調皆高絕一生不近粉黛多蓄古器嘗得石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約汧公子也初至金陵於府主庶人錡坐屢贊招隱寺標致一日庶人宴於寺中明日謂曰十郎嘗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約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膻涴鹿掊泉音樂

亂山烏聲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

活火煎茶

李約性嗜茶嘗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焰者

能與張家說家門

張弘靖三世掌書命在台座前代未有楊巨源贈詩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家門巨源年老頭數搖苦吟所致

時至則行

裴晉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嘗云雞猪魚蒜逢之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鑄劍戟為農器賦

憲宗賜裴晉公玉帶公臨終封進表曰内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公貞元中鑄劍戟為農器賦云皇帝嗣位之三十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其

後作相竟立殊勛觀其詞賦氣槩豈得無異日之事

作淚賦

進士李為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

屬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

韓退之詩

韓退之遊廬山過蕭金部山居詩云中郎有女能傳

業伯道無兒可主家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哀淚對

烟霞

女儀

郎中元沛妻劉氏有文學著女儀一篇亦曰直訓

二清二乾

江南多名僧越州有清江清晝婺州有乾後乾輔時

號會稽二清東陽二乾

以詩見韋蘓州

吳興僧晝字皎然工律詩抒思作十數篇見韋蘓州

韋殊不稱賞明日寫舊製獻之大加嘆賞云幾至失

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意耶人各有得非卒能致也

文章大德

元和以來僧道多稱大德偶得補署遂為頭銜各因所業以冠大德之目至有號文章大德者

應不求聞達科

昔有德音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曰將應不求聞達科

時至則行

裴晉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嘗云雞猪魚蒜逢之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鑄劍戟為農器賦

憲宗賜裴晉公玉帶公臨終封進表曰内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公貞元中鑄劍戟為農器賦云皇帝嗣位之三十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其

後作相競立殊勛覩其詞賦氣槩豈得無異日之事

作淚賦

進士李為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

屬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

韓退之詩

韓退之遊廬山過蕭金部山居詩云中郎有女能傳

業伯道無兒可主家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哀淚對

烟霞

女儀
郎中元沛妻劉氏有文學著女儀一篇亦曰直訓
二清二乾
江南多名僧越州有清江清晝婺州有乾後乾輔時
號會稽二清東陽二乾
以詩見韋蘓州
吳興僧晝字皎然工律詩抒思作十數篇見韋蘓州
韋殊不稱賞明日寫舊製獻之大加嘆賞云幾至失

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意耶人各有得非平能致也

文章大德

元和以來僧道多稱大德偶得補署遂為頭銜各因所業以冠大德之目至有號文章大德者

應不求聞達科

昔有德音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曰將應不求聞達科

鑒虛煑肉法

元和中僧鑒虛不知肉味有僧素無道行遂作鑒虛煑肉法

後人誣作

才命論稱張燕公華華傳稱韓文公老牛歌稱白樂天佛骨詩稱鄭司徒皆後人之所誣也

自家兒得人憐

玄宗問黃幡綽是箇兒得人憐對曰自家兒得人憐

時肅宗在東宫嘗危懼宫中號祿山為子上俛首久之又嘗登樓見一醉人臨水卧問是何人幡綽曰是年滿令史上問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入流矣上又與諸王會食寧王噴食飯直至龍顔上曰寧哥何故錯喉幡綽曰此非錯喉乃是嚏噴

年滿令史

錯喉並見上

李過庭

姚峴滑稽姚南仲廉察陝郊峴以宗從見之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峴曰恐是李趨兒

拗項橋

尚書省東隅有橋名拗項橋言侍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拗項而望南宮也

音聲樹

都堂有古槐夜深聞絲竹之聲音省中即有入相者

俗號音聲樹

冰廳

祠部號為氷廳言其清冷也二十四司印每郎官交直時吏人懸於臂以相授頗覺為煩楊虞卿始置匱加鐍人以為便初成州或為吏部郎戲作考詞狀有千恐萬恐後不禁考上下

御史三院

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呼端公知雜事謂之雜端

鑒虛煑肉法

元和中僧鑒虛不知肉味有僧素無道行遂作鑒虛

煑肉法

後人誣作

才命論稱張燕公華華傳稱韓文公老牛歌稱白樂

天佛骨詩稱鄭司徒皆後人之所誣也

自家兒得人憐

玄宗問黃幡綽是箇兒得人憐對曰自家兒得人憐

時肅宗在東宫嘗危懼宫中號祿山為子上俛首久之又嘗登樓見一醉人臨水卧問是何人幡綽曰是年滿令史上問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入流矣上又與諸王會食寧王噴食飯直至龍顔上曰寧哥何故錯喉幡綽曰此非錯喉乃是歕嚏

年滿令史

錯喉並見上

李過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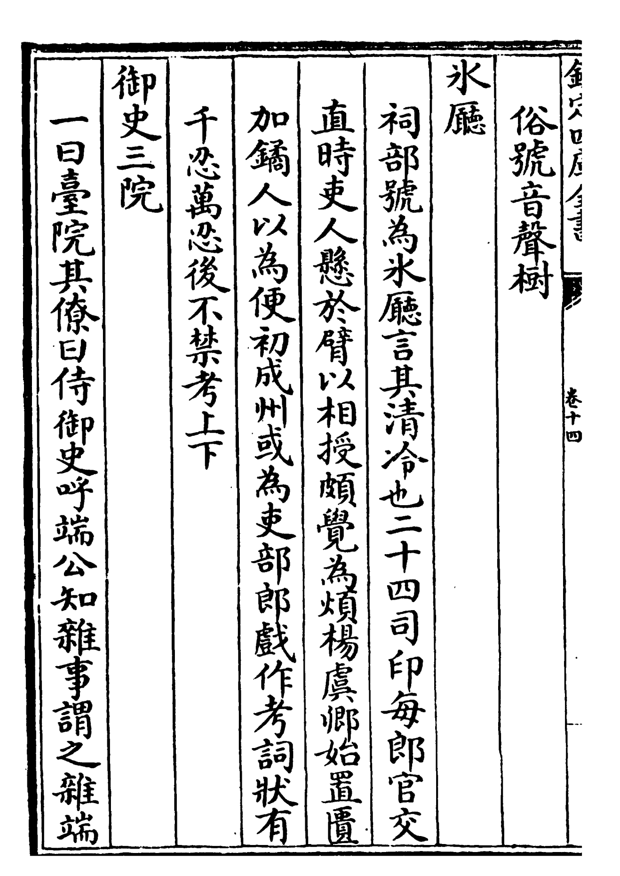
姚峴滑稽姚南仲廉察陜郊峴以宗從見之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峴曰恐是李趨兒

拗項橋

尚書省東隅有橋名拗項橋言侍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拗項而望南宫也

音聲樹

都堂有古槐夜深聞絲竹之聲音省中即有入相者



俗號音聲樹

氷廳

祠部號為氷廳言其清冷也二十四司印每郎官交直時吏人懸於臂以相授頗覺為煩楊虞卿始置匱加鐍人以為便初成州或為吏部郎戲作考詞狀有千恐萬恐後不禁考上下

御史三院

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呼端公知雜事謂之雜端

非知雜者號散端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呼侍御新入者知右巡以次左巡號兩巡使三曰察院其僚曰監察御史亦呼侍御每公堂會食雜端在南榻主簿在北榻皆絕笑言若雜端失笑則三院皆笑謂之哄堂

哄堂見上

察院廳名

察院諸廳各有他名禮察曰松廳南有古松也刑察

曰魘廳寢此多魘兵寮主院中茶茶必是蜀之佳者貯於陶器謂之茶瓶廳吏寮主入朝人名籍謂之朝簿吏寮之上則館驛使又其上監察使謂之寮長

瞎眼宰相

裴光德在中書故人求京府判司公曰此官與公不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隳朝廷綱紀他日有瞎眼宰相憐公者不妨却得某必不可

葉法善

道士葉靜能中宗朝坐妖妄伏法玄宗時有道術者

乃法善也有人撰記傳云玄宗令道士葉靜能誤矣

人道尚右

以右為尊禮先賓客故西讓客主人在東自卑也今

人或以東讓客非禮也

時世粧

崔樞夫人治家整肅婦妾皆不許時世粧

閣下足下之稱

古者三公開閤而郡守比古諸侯亦各有閤故有閤下之稱前輩與大官書多呼執事與足下劉子雲與宰相書曰足下韓退之與張僕射書曰執事即其例也記室本王侯賓佐之稱他人不可通用惟執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又自卑達尊例云座前尤非也閤下降殿下一等座前降几前一等豈可僭用哉

毳毼豈甚銅乳之臭

非知雜者號散端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呼侍御新入者知右巡以次左巡號兩巡使三曰察院其僚曰監察御史亦呼侍御每公堂會食雜端在南榻主簿在北榻皆絕笑言若雜端失笑則三院皆笑謂之哄堂

哄堂見上

察院廳名

察院諸廳各有他名禮察曰松廳南有古松也刑察

曰魘廳寢此多魘兵察主院中茶茶必是蜀之佳者貯於陶器謂之茶瓶廳吏察主入朝人名籍謂之朝簿吏察之上則館驛使又其上監察使謂之察長

瞎眼宰相

裴光德在中書故人求京府判司公曰此官與公不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隳朝廷綱紀他日有瞎眼宰相憐公者不妨却得某必不可

葉法善

道士葉靜能中宗朝坐妖妄伏法玄宗時有道術者乃法善也有人撰記傳云玄宗令道士葉靜能誤矣

人道尚右

以右為尊禮先賓客故西讓客主人在東自卑也今人或以東讓客非禮也

時世粧

崔樞夫人治家整肅婦妾皆不許時世粧

閣下足下之稱

古者三公開閤而郡守比古諸侯亦各有閤故有閤下之稱前輩與大官書多呼執事與足下劉子雲與宰相書曰足下韓退之與張僕射書曰執事即其例也記室本王侯賓佐之稱他人不可通用惟執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又自卑達尊例云座前尤非也閤下降殿下一等座前降几前一等豈可僣用哉

毵褐豈甚銅乳之臭

朝士詣友生見衲表道人在座他日謂曰公好毳褐之夫何也吾不知其賢愚但覺其臭友生曰毳褐之臭豈甚銅乳公處其間曾不嫌恥反譏有道之士南朝以蛙鳴勝鼓吹吾視毳褐愈於今之朱紫遠矣

投牒便換

有士子鬻産於外得數十千懼川途難賫因所知納於公藏傳牒以歸世所謂便換者置之衣囊一日醉拍囊曰莫輕此中大有好物盜在側聞之夜殺而取

其囊意其有金開無獲投牒於水

夢柳仆地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召至京師詣卜者問命曰予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

夢舁棺入堂

李逢吉有婢夢有一人舁棺至堂後云且置地不久移入堂中俄除中書舍人後知貢舉未畢而入相

東西臺
高宗改門下中書省為東西臺尚書省為文昌臺改
御史臺呼為南臺
張騫槎
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説
惟博物志云客星犯斗牛事後人云得織女支機石
以問君平皆是虛誕實歷中京洛遞夫昇張騫槎不
知何物也前輩詩往往用張騫槎相襲謬誤如此

大僚子安得居山

李德裕薦處士王龜堪為諫官武宗問誰子對曰王起之子上曰凡處士當是山野之人龜大僚子安得居山耶德裕無以對

和尚教坊

元和中有僧文溆聚衆論說内典託言鄙褻之事不逞輩爭效其音調為歌曲呼為和尚教坊

門戶李益

朝士詣友生見衲表道人在座他日謂曰公好毳褐之夫何也吾不知其賢愚但覺其臭友生曰毳褐之臭豈甚銅乳公處其間曾不嫌恥反譏有道之士南朝以蛙鳴勝鼓吹吾視毳褐愈於今之朱紫遠矣

投牒便換

有士子鬻産於外得數十千懼川途難賫因所知納於公藏傳牒以歸世所謂便換者置之衣囊一日醉拍囊曰莫輕此中大有好物盜在側聞之夜殺而取

其囊意其有金開無獲投牒於水

夢柳仆地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召至京師詣卜者問命曰予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

夢舁棺入堂

李逢吉有婢夢有一人舁棺至堂後云且置地不久移入堂中俄除中書舍人後知貢舉未畢而入相

東西臺

高宗改門下中書省為東西臺尚書省為文昌臺改御史臺呼為南臺

張騫槎

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說惟博物志云客星犯斗牛事後人云得織女支機石以問君平皆是虛誕寶歴中京洛遞夫昇張騫槎不知何物也前輩詩往往用張騫槎相襲謬誤如此

大僚子安得居山

李德裕薦處士王龜堪為諫官武宗問誰子對曰王超之子上曰凡處士當是山野之人龜大僚子安得居山耶德裕無以對

和尚教坊

元和中有僧文溆聚衆論說内典託言鄙褻之事不逞輩爭效其音調為歌曲呼為和尚教坊

門户李益

李益能文有貴家子同姓名人謂益為文章李益貴家子為門戶李益

買妾非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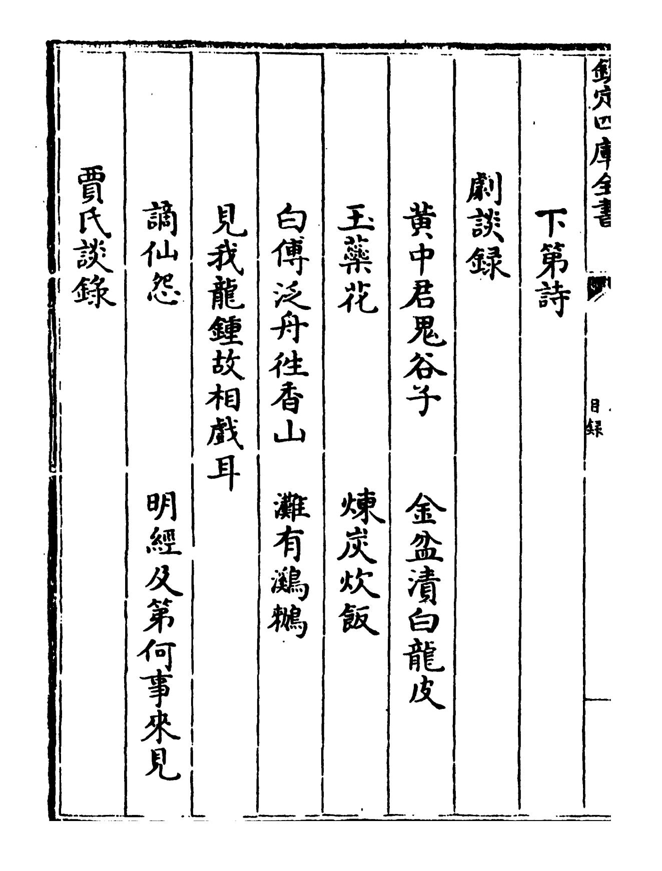
柳公綽嘗納一姬同院知之屢徵出妓公綽曰士有一妻一妾以主中饋備灑掃公綽買妾非妓也

類說卷十四

類說目録

卷十五

談賓録



石上刻有道字
龍尾道
貢院榜
綺紈子
六籍奴婢
院體
海鷗咏
白傅塚
伐叛亭
白傅不賜謚
八角井
文中子
百衲琴
華岳掌
澄泥硯
虞美人

石上刻有道字　龍尾道
貢院榜　綺紈子
六籍奴婢　院體
海鷗咏　白傅塚
伐叛亭　白傅不賜謚
八角井　文中子
百衲琴　華岳掌
澄泥硯　虞美人

類說卷十五

宋　曾慥　編

談賓録

著毛蘿蔔

唐率府馮先震入集賢院校文選註蹲鴟云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

笑中有刀

李義府狀貌温恭而褊急陰賊忤意者必加傾陷人

謂笑中有刀

開通元寶錢

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通元寶錢名其書皆歐陽詢之所為也初進様文德皇后搯一甲痕因鑄之

閻立本圖

東蠻王入朝顔師古奏昔武王時遠國歸款周史集為王會篇今卉服鳥章俱集蠻邸宜圖其事以貽於後詔閻立本圖之莫不盡該毫末備得精神

欽定四庫全書

類說卷十五

宋　曾慥　編

談賔錄

著毛蘿蔔

唐率府馮先震入集賢院校文選註蹲鴟云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

笑中有刀

李義府狀貌温恭而褊急陰賊忤意者必加傾陷人

謂笑中有刀

開通元寶錢

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通元寶錢名其書皆歐陽詢之所為也初進樣文德皇后招一甲痕因鑄之

閻立本圖

東蠻王入朝顏師古奏昔武王時遠國歸款周史集為王會篇今卉服鳥章備集鸞邸宜圖其事以貽於後詔閻立本圖之莫不盡該毫末備得精神

畫家三祖

晉以來顧長康張僧繇陸探微為畫家三祖

守鴨綠之險

元萬頃為遼東管記作檄文譏髙麗云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曰敬聞命矣移兵守之萬頃由是坐罪

土山頭

諸曹郎中不自員外除者謂之土山頭趙謙光自大

理正卿為户部郎中員外郎趙浩嘲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寗知粉署裏沓作土山頭謙光答曰錦帳隨情設金檀任意熏惟愁員外置不應列星文

醫者意也

許裔宗名醫人問何不著書曰醫者意也脉之深趣不可言傳

下第詩

羅隱下第詩云名慚桂苑一枝綠鱠憶松江滿箸紅

惟應鮑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

劇談錄

黄中君鬼谷子

竇庭芝與卜者葫蘆生相善一日謂曰君家禍將至遇黄中君鬼谷子方可救教庭芝物色求之得李泌傾心結之未幾遇朱泚之亂庭芝陷賊中事平德宗命誅之泌以前事上聞特貸其死帝曰黄中君葢指朕謂卿爲鬼谷子何也

金盆漬白龍皮

李德裕當盛暑會客以金盆漬白龍皮於坐側須臾涼飈爽氣凛若高秋

玉蘂花

唐昌觀有玉蘂花甚盛一日有女子容貌婉麗逰花而行觀者如堵忽折花數枝曰昔有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飄然乘空而去劉禹錫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擁七香車攀枝弄雪時回首驚怪人間

畫家三祖

晉以來顧長康張僧繇陸探微爲畫家三祖

守鴨綠之險

元萬頃爲遼東管記作檄文譏高麗云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曰敬聞命矣移兵守之萬頃由是坐罪

土山頭

諸曹郎中不自員外除者謂之土山頭趙謙光自大

理正卿為户部郎中員外郎趙浩嘲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寧知粉署裏沓作土山頭謙光答曰錦帳隨情設金檀任意熏惟愁員外置不應列星文

醫者意也

許裔宗名醫人問何不著書曰醫者意也脉之深趣不可言傳

下第詩

羅隱下第詩云名慚桂苑一枝綠鱠憶松江滿箸紅

惟應鮑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

劇談錄

黄中君鬼谷子

竇庭芝與卜者葫蘆生相善一日謂曰君家禍將至遇黄中君鬼谷子方可救教庭芝物色求之得李泌傾心結之未幾遇朱泚之亂庭芝陷賊中事平德宗命誅之泌以前事上聞特貸其死帝曰黄中君葢指朕謂卿爲鬼谷子何也

金盆漬白龍皮

李德裕當盛暑會客以金盆漬白龍皮於坐側須臾涼颸爽氣凛若高秋

玉蘂花

唐昌觀有玉蘂花甚盛一日有女子容貌婉麗遶花而行觀者如堵忽折花數枝曰昔有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飄然乘空而去劉禹錫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擁七香車攀枝弄雪時回首驚怪人間

日禾斜

煉炭炊飯

洛下豪家子飲食鮮華有李使君亦尚華侈盛具召之曾不下筯李曰試食此以炭炊豪家子勉食一匕曰凡以炭炊先燒炭熟謂之煉火此炊炭尚未煉也後經兵亂豪家子丐食山寺而卒

白傳泛舟往香山

盧簡辭遊伊川別墅忽有二童子操篷艇中有白衣

人與僧偶坐船後以桐甑而炊吟笑宛若神仙問之乃白傅泛舟往香山也

灘有㶉鶒

河南伊闕縣前水中每縣官有入臺者先有灘出石礫金沙清澈可愛牛僧孺為尉一日報灘出縣僚共觀之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有一雙㶉鶒僧孺祝曰既能有灘何惜㶉鶒言訖一雙飛下不旬日僧孺果拜察院

見我龍鍾故相戲耳

裴晉公未第時羇遊洛中一日策蹇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柱立語曰蔡州何時得平見晉公愕然曰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相僕聞其語遽告公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後果如其言

謫仙怨

明皇幸蜀一日登高山望秦州謂高力士曰吾聽張

九齡言不至於此馬上吹笛為曲號謫仙怨

明經及第何事來見

元和中李賀以歌詩著名元稹巳老以明經中第亦工篇什願與賀交執刺見之賀見刺曰明經及第何事來見李賀稹慚退未幾制策登科為禮部郎官乃議賀父名晉不合舉進士時輩從而誹之賀不第故也

賈氏談錄

日禾斜

煉炭炊飯

洛下豪家子飲食鮮華有李使君亦尚華侈盛具召之曾不下筯李曰試食此以炭炊豪家子勉食一匕曰凡以炭炊先燒炭熟謂之煉火此炊炭尚未煉也後經兵亂豪家子丐食山寺而卒

白傳泛舟往香山

盧簡辭遊伊川别墅忽有二童子操篷艇中有白衣

人與僧偶坐船後以桐甑而炊吟笑宛若神仙問之乃白傅泛舟往香山也

灘有鸂鶒

河南伊闕縣前水中每縣官有入臺者先有灘出石礫金沙清澈可愛斗僧孺為尉一日報灘出縣僚共觀之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有一雙鸂鶒僧孺祝曰既能有灘何惜鸂鶒言訖一雙飛下不旬日僧孺果拜察院

見我龍鍾故相戲耳

裴晉公未第時羇遊洛中一日策蹇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柱立語曰蔡州何時得平見晉公愕然曰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相僕聞其語遽告公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後果如其言

謫仙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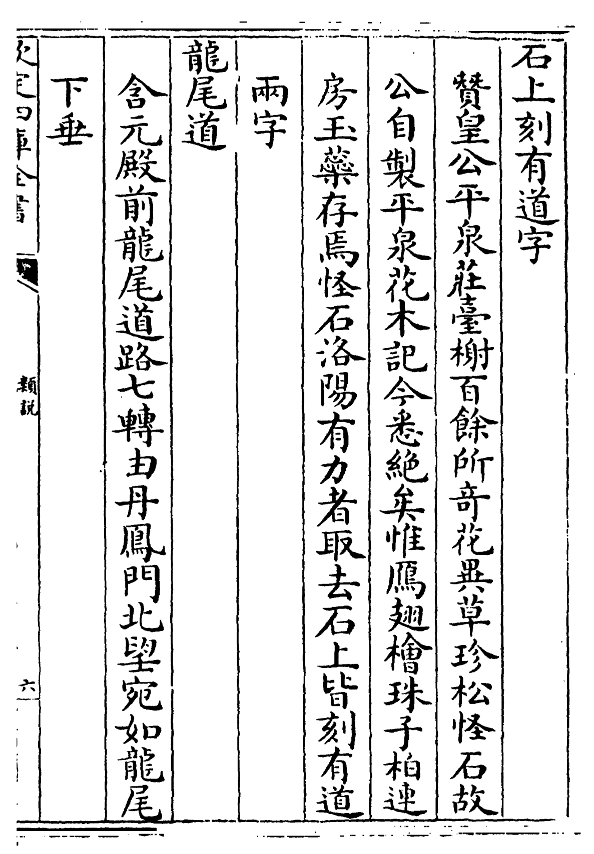
明皇幸蜀一日登高山望秦州謂高力士曰吾聽張

九齡言不至於此馬上吹笛為曲號謫仙怨

明經及第何事來見

元和中李賀以歌詩著名元稹巳老以明經中第亦工篇什願與賀交執刺見之賀見刺曰明經及第何事來見李賀稹慚退未幾制策登科為禮部郎官乃議賀父名晉不合舉進士時輩從而誹之賀不第故也

賈氏談錄



石上刻有道字

贊皇公平泉莊臺榭百餘所奇花異草珍松怪石故公自製平泉花木記今悉絶矣惟鴈翅檜珠子柏蓮房玉蘂存焉怪石洛陽有力者取去石上皆刻有道兩字

龍尾道

含元殿前龍尾道路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

貢院榜

右諭及貢院字用淡墨韇筆書李紳侍郎將放舉人命吏書榜未及填右諭貢院字吏暴卒令吏王昶善書被酒染筆不能加墨一榜之内濃淡相間反致其妍遂成故事

綺紈子

牛奇章初與李衛公飲僧孺曰綺紈子何預斯堂衛公銜之世傳周秦行紀非僧孺所作是衛公門人章

瓘撰文宗曰此必假名僧孺若貞元進士豈敢呼德宗為沈婆兒也

六籍奴婢

劉蕡讀文中子曰才本中庸擬上述作或問於六籍何如曰猶奴婢之於郎主後遂以文中子為六籍奴

院體

中土士人札翰多為院體貞元中翰林學士吳通微嘗工行草院體近吏故吏胥放其書大行於世遺法

至今

海鷗咏

顧況師事李泌得其服氣之法能終日不食及泌卒作海鷗咏大為權貴所嫉貶饒州司户作詩云萬里飛來為海鳥曾蒙丹鳳借枝柯一朝鳳去梧桐死滿目鴟梟奈爾何

白傅塚

白傅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巵酒塚前方丈之土

石上刻有道字

贊皇公平泉莊臺榭百餘所奇花異草珍松怪石故公自製平泉花木記今悉絶矣惟鴈翅檜珠子柏蓮房玉蘂存焉怪石洛陽有力者取去石上皆刻有道兩字

龍尾道

含元殿前龍尾道路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

貢院榜

右諭及貢院字用淡墨氊筆書李紳侍郎將放舉人命吏書榜未及填右諭貢院字吏暴卒令史王昶善書被酒染筆不能加墨一榜之内濃淡相間反致其妍遂成故事

綺紈子

牛竒章初與李衛公飲僧孺曰綺紈子何預斯堂衛公銜之世傳周秦行紀非僧孺所作是衛公門人章

璀撰文宗曰此必假名僧孺若貞元進士豈敢呼德宗為沈婆兒也

六籍奴婢

劉蕡讀文中子曰才本中庸擬上述作或問於六籍何如曰猶奴婢之於郎主後遂以文中子為六籍奴

院體

中土士人札翰多為院體貞元中翰林學士吳通微嘗工行草院體近吏故吏胥放其書大行於世遺法

至今

海鷗咏

顧況師事李泌得其服氣之法能終日不食及泌卒作海鷗咏大為權貴所嫉貶饒州司户作詩云萬里飛來為海鳥曾蒙丹鳳借枝柯一朝鳳去梧桐死滿目鴟梟奈爾何

白傅塚

白傅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巵酒塚前方丈之土

常成泥濘

伐叛亭

李贊皇平上黨回鶻自矜其功平泉莊置構思亭伐叛亭

白傅不賜謚

白傅大中末有奏疏請賜謚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墓表看卒不賜謚弟敏中奏立神道碑李義山文也

八角井

滑臺城北嘗有昏墊之患貞元中賈丞相鑿八角井於城隅以鎮之

文中子

隋末隱白牛溪著王氏六經北面學者國初多居佐命之列劉禹錫㦸稱王通能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後士大夫擬議及諸史筆未有言及文中子者

百衲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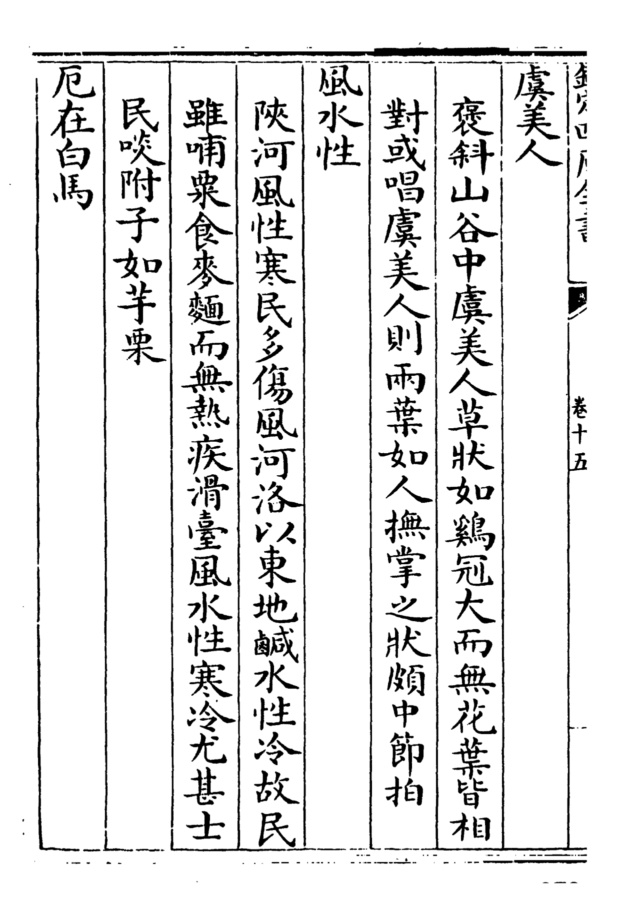
李汧公百衲琴制度甚古其音清越無比

華岳掌

華岳掌其石如人肉色每太陽對照即見之日暮則漸隱不見

澄泥硯

絳縣人善制澄泥縫絹袋至汾水中踰年而取之陶為硯水不涸又鄴郡二臺舊瓦有維箕之狀斷為硯則愈於澄泥



虞美人

褒斜山谷中虞美人草狀如鷄冠大而無花葉皆相對或唱虞美人則兩葉如人撫掌之狀頗中節拍

風水性

陜河風性寒民多傷風河洛以東地鹹水性冷故民雖哺粟食麥麵而無熱疾滑臺風水性寒冷尤甚士民啖附子如芋栗

厄在白馬

常成泥濘

伐叛亭

李贊皇平上黨回鶻自矜其功平泉莊置構思亭伐叛亭

白傅不賜謚

白傅大中末有奏疏請賜謚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墓表看卒不賜謚弟敏中奏立神道碑李義山文也

八角井

滑臺城北嘗有昏墊之患貞元中賈丞相鑿八角井於城隅以鎮之

文中子

隋末隱白牛溪著王氏六經北面學者國初多居佐命之列劉禹錫盛稱王通能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後士大夫擬議及諸史筆未有言及文中子者

百衲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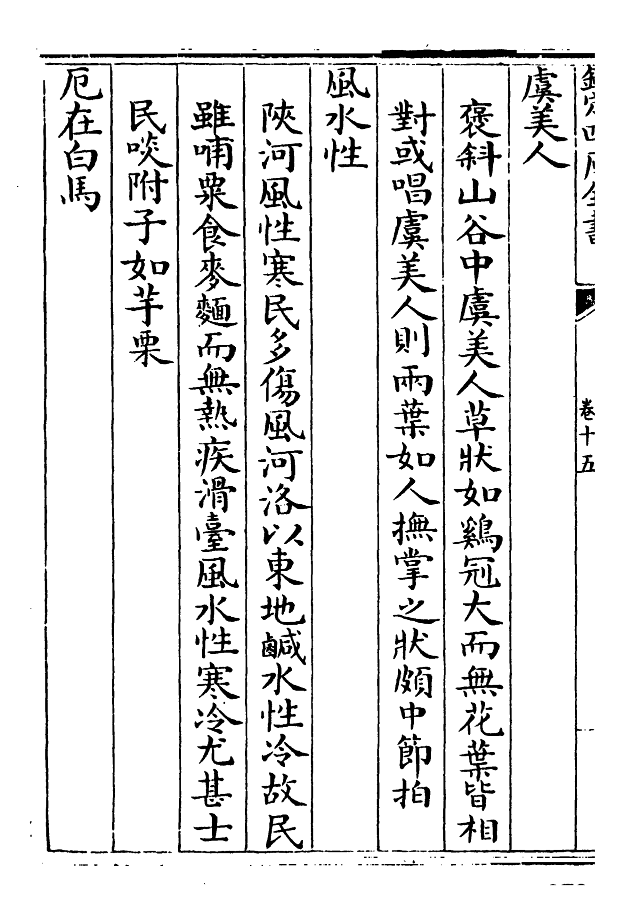
李沂公百衲琴制度甚古其音清越無比

華岳掌

華岳掌其石如人肉色每太陽對照即見之日暮則漸隱不見

澄泥硯

絳縣人善制澄泥縫絹袋至汾水中踰年而取之陶為硯水不涸又鄴郡二臺舊瓦有維箕之狀斷為硯則愈於澄泥



虞美人

褒斜山谷中虞美人草狀如鷄冠大而無花葉皆相對或唱虞美人則兩葉如人撫掌之狀頗中節拍

風水性

陜河風性寒民多傷風河洛以東地鹹水性冷故民雖哺粟食麥麵而無熱疾滑臺風水性寒冷尤甚士民啖附子如芋栗

厄在白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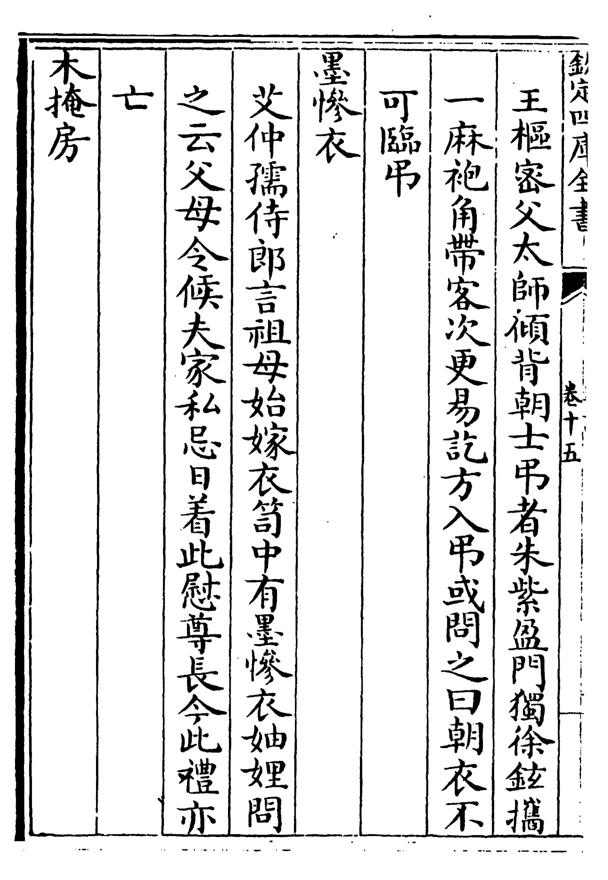
李德裕有術者謂曰公他日位極人臣但厄在白馬及登相位雖親戚中亦不蓄白馬後為白敏中所傾命馬植專典淮南獄公坐是竄南海

晉公談錄

五星在奎

太宗即位五星在奎居兗州地分太宗為晉王領兗海奎為天上奴僕宮故執御者皆驟居富貴

朝衣不可臨弔



王樞密父太師傾背朝士弔者朱紫盈門獨徐鉉擕一麻袍角帶客次更易訖方入弔或問之曰朝衣不可臨弔

墨慘衣

艾仲孺侍郎言祖母始嫁衣笥中有墨慘衣妯娌問之云父母令候夫家私忌日着此慰尊長今此禮亦亡

木掩房

晉公被謫之初木掩房三日馮拯亳時火守房王欽若亳時火拂房

趙普位故相上

趙普初拜相太祖曰汝雖為相坐立班須讓舊相普曰陛下創業以臣爲相正欲彈壓四方臣見故相直須在上太祖佳之又嘗奏事忤旨上怒手裂奏章挼而擲之普徐拾起開展復奏上愈怒拂袖起普猶奏曰此事合如此容臣進入取旨

御宴值雨

太祖大宴雨驟作上不悅趙普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損得些陳設濕得些樂官衣裳但令雨中作雜劇更可笑此時雨難得百姓快活時正好飲酒太祖大喜宣令雨中作樂宜勸滿飲盡歡而罷

先公談錄

仕宦忌太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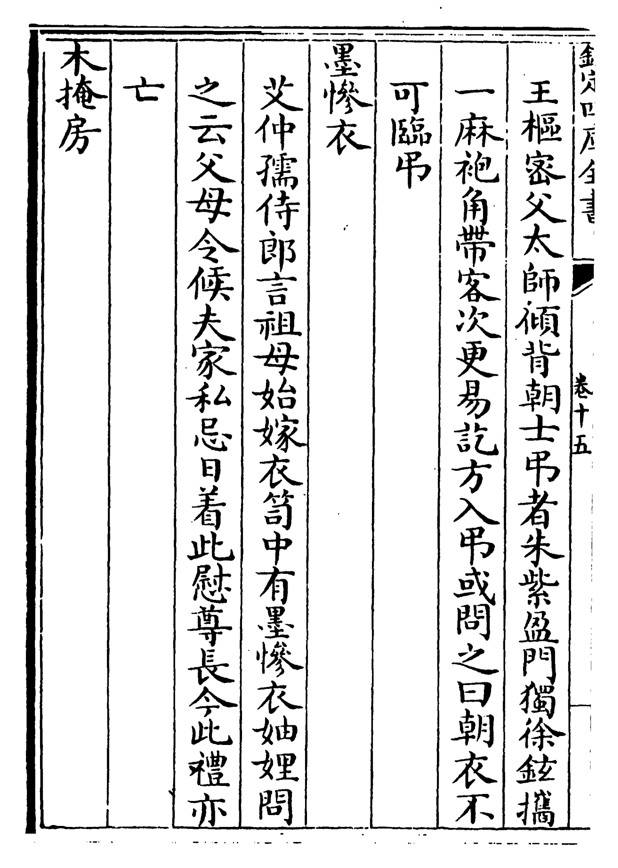
李德裕有術者謂曰公他日位極人臣但厄在白馬及登相位雖親戚中亦不蓄白馬後為白敏中所傾命馬植專典淮南獄公坐是竄南海

晉公談錄

五星在奎

太宗即位五星在奎居兖州地分太宗為晉王領兖海奎為天上奴僕宮故執御者皆驟居富貴

朝衣不可臨弔



王樞密父太師傾背朝士弔者朱紫盈門獨徐鉉擕一麻袍角帶客次更易訖方入弔或問之曰朝衣不可臨弔

墨慘衣

艾仲孺侍郎言祖母始嫁衣笥中有墨慘衣妯娌問之云父母令候夫家私忌日着此慰尊長今此禮亦亡

木掩房

晉公被謫之初木掩房三日馮拯甍時火守房王欽若甍時火拂房

趙普位故相上

趙普初拜相太祖曰汝雖為相坐立班須讓舊相普曰陛下創業以臣為相正欲彈壓四方臣見故相直須在上太祖佳之又嘗奏事忤旨上怒手裂奏章挼而擲之普徐拾起閒展復奏上愈怒拂袖起普猶奏曰此事合如此容臣進入取旨

御宴值雨

太祖大宴雨驟作上不悅趙普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損得些陳設濕得些樂官衣裳但令雨中作雜劇更可笑此時雨難得百姓快活時正好飲酒太祖大喜宣令雨中作樂宜勸滿飲盡歡而罷

先公談錄

仕宦忌太速

先公少多病炙灼殆無完膚故從伯趙相國謂曰大凡壯年仕宦忌於太速肌體患在太豐覿子氣實神深雖體中多疾不足慮也

照袋

王太保每天氣和煖必乘小駟從三四蒼頭攜照袋貯筆硯韻畧刀子牋紙并小樂踞之類照袋以馬皮爲之四方有蓋并襻五代士人同用之

起復佩魚

先公罔顯德末翰林學士起復裹素紗軟脚幞頭慘紫公服每日入朝猶佩魚袋或曰魚袋者取事君夙夜匪懈之義然以金為飾亦見其華也居喪奪情不當有金寶之飾公遽謝不敏

拜宰相父母

丞相如在具慶或偏侍百官就私第請謁必先通起居方見丞相事分深者皆升堂拜如不升堂亦須向北遥拜近日少行此禮

麄官

唐士大夫重內輕外任方面者目為麄材張燕公愧無通材供國麄使薛許昌謝人惠茶詩云麄官乞與真抛棄賴有詩情合得嘗王彥威仕元和間為太常博士累官至大僚其詩云貔貅十萬擁雄師正是酬恩報國時汴水波濤喧鼓角隋堤楊柳拂旌旗前驅紅斾關西將坐列青娥趙國姬為報長安冠蓋道麄官到底是男兒彥威時為宣武節度使

竇氏五龍

諫議大夫竇禹鈞子五人俱進士及第馮道詩云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時號竇氏五龍

見客問三事

李昉為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為政有何術業時政有何缺失

尚書裏行

舊語太常不是卿秘書不是監以其職謌清重不與他卿監比也先公為翰長以病求為大蓬又太常卿在六尚書下與丞郎同幕次謂之尚書裹行

侯鯖錄

宗室之儁

唐元稹行李從易宗丞制詞云昔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人嘗考王莽居攝時作大誥云宗室之儁有四百人孟康注云謂諸劉見在者何多寡不同如

此豈莽殘啄之餘四百人者皆賛莽以盜漢偷生嗜利之徒歟不然安得生存於斯至為莽稱雋耶

天下生齒數

天下生齒之數前漢一千二百二十三萬後漢一千六百七萬魏九十四萬晉二百四十五萬宋九十萬後魏三百二十七萬北齊三百三萬後周三百五十萬隋八百九十萬唐九百六萬本朝太祖二百五十萬太宗三百五十七萬真宗八百六萬仁宗一千一百九十萬英宗

一千二百四十八萬神宗一千七百三十萬

江南馮延巳詞

有士人家收江南李後主書一詞云馮延巳撰詞云銅壺滴漏初盡高閣鷄鳴半空催啓五門金鎖猶垂三殿珠櫳堦前御柳搖緑仗下宫花散紅鴛瓦數行曉日鸞旗百轉春風侍臣蹈舞重疊聖壽南山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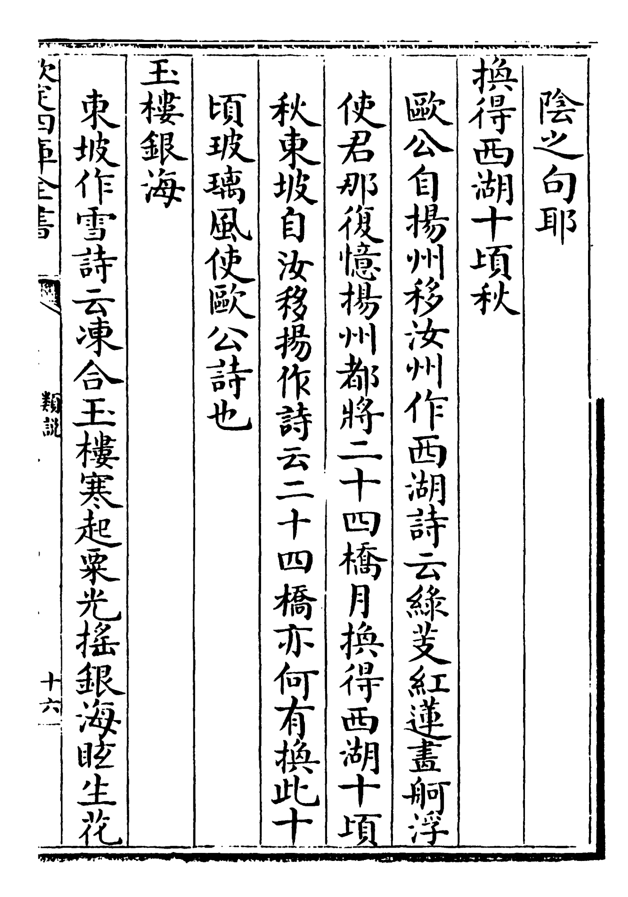
法帖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所集其中多弔喪問疾唐國子

祭酒李涪所撰刋誤云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際當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也

題擷芳亭詩

歐陽永叔閒居汝陰時一妓能盡記公所爲歌詞公戲曰他日當來作守後自維揚移汝州其人已不復見題擷芳亭云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三十年東坡來作守見之曰此乃杜牧之綠葉成



陰之句耶

換得西湖十頃秋

歐公自揚州移汝州作西湖詩云綠芰紅蓮畫舸浮使君那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東坡自汝移揚作詩云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使歐公詩也

玉樓銀海

東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摇銀海眩生花

後見荆公曰道家以兩肩為玉樓目為銀海是使此事否坡退曰惟荆公知此出處

換羊書

黄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字為換鵞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數斤可名二丈書為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制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張公庠詩

張公庠少能詩一絶云一年春事又成空擁鼻微吟半醉中夾道桃花新過雨馬蹄無處避殘紅

善侒

荆州有馮希樂善侒嘗謁長林縣令云昨初入境見虎狼相尾西去此乃善政所感有頃村人報昨夜有虎食人令戲詰之馮遽曰是必畧食便過

杜子美墳

在耒陽唐史云至耒陽以牛炙白酒一夕醉飽卒然元微之作子美墓誌云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至其嗣業始葬偃師首陽山當以誌墓為正葢子美自言晉當陽侯杜元凱之後故世葬首陽山子美父閑嘗為鞏縣令故子美為鞏縣人首陽山在官路之北古塚纍纍元凱墓猶載圖經可考子孫附葬者數十但不知孰為子美墓耳

開元樂調

沈括為翰林學士有開元樂調四首裕陵愛之云鵲

鵲樓頭日暖蓬萊殿裡花香草綠煙迷步輦天高日

近龍床樓上正臨空闕雲間不見人家寒食輕籠薄

霧滿城明月梨花按舞驪山影裏回鸞渭水光中玉

笛一天明月翠華滿陌春風殿後春旗簇仗樓前御

隊穿花一片紅雲開處外人遙認官家

草書錢文

前世錢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宸翰為之既成

以賜近臣王元之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烟惟擁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一囊中猶貯御書錢

王仲至召試詩

王仲至仁宗時名儒召試學士院詩云翠木陰陰白玉堂老來方此試文章宫簷日永揮毫罷閒拂塵埃看畫牆宿華岳觀詩云凌空老樹雲垂葉壓屋梨花雪照人深怪地仙教俗客殷勤留看華山春後再題云石臺流水共蒼苔青竹林間一逕開可惜梨花飛

已盡年來遊客始重來

圓通不出世

圓通禪師法秀立身峻潔不肯出世作頌云誰能一日三梳頭撮得根牢繫便休大抵是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

黄魯直詩

黄魯直讀太真外傳詩云寒日邉聲斷春風塞草長又結客詩云結客結英豪肯同兒女曹黄金粧劍珮

猛獸畫旗旄北極狼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賊不着赭黄袍

二宋詩

宋莒公兄弟皆有高名少作落花詩云一夜東風拂苑牆歸來何處剩凄凉漢皐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淚臉補痕煩獺髓舞臺收影費鸞觴南朝樂府休賡曲桃葉桃根盡可傷景文詩曰墜素飛紅各自傷青樓烟雨忍相望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

半面粧滄海客歸珠迸淚章臺人去骨遺香可能無
意傳雙蝶盡委芳心與蜜房西湖展江亭詩云鑿開
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

櫻桃薦酪

杜牧之櫻桃詩曰思用烹騂酪從將玩玉盤唐人已
用櫻桃薦酪也

柳三眠

李商隱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猶聞一過不及苑

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云漢苑外有人形柳一日三眠三倒

碧箋題詩

長安南山下一書生作小圃蒔花木一日有金犢車從數女奴皆艷麗下飲於庭邀生同坐甚款洽將别出小碧箋題詩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寢處曉鶯啼斷緑楊枝

夢拋毬詩

李慎言字希古夢至一宫殿有數百妓拋毬人唱一詩覺而記三首侍宴黄昏未肯休玉堦月色夜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傍人認繡毬隋家宫殿鎖清秋曾見嬋娟颭繡毬金鑰玉簫俱寂寂一天明月照西樓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裾接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拋毬處不是熏爐舊日香

鸚鵡呼琵琶

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名琵琶嘗養一鸚鵡持正每呼

琵琶即扣一響板鸚䳇傳言呼之琵琶卒後誤觸響板鸚䳇猶傳呼持正感傷成疾不起嘗為詩云鸚䳇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

宣赦詩

張舜民紹聖中入元祐責籍繫潭州赦書獨不赦黨人有宣赦詩云擊鼓塡街道傳聲過水濵國嚴三歲犯恩洒萬方春冊楫親南斗衣冠拱北辰嶺南並嶺北多少望歸人

回鄉詩

賀知章回鄉詩云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消磨惟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減舊時波又云幼小離鄉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却問客從何處來

元夕御樓詩

元豐中元夕御樓觀燈有御製詩時王禹玉蔡持正為左右相持正扣禹玉云應制上元詩如何使故事禹

玉曰鰲山鳳輦外不可使章子厚笑曰此誰不知後兩日登彩山獨賞禹玉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沾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盃是夕以高麗進樂又添一盃

劉貢父詩

劉貢父自校書郎出倅海陵詩云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井槐明日扁舟滄海去却從雲氣望蓬

萊

怪石詩

黃亞夫魯直父也有怪石一絶云山翴水怪著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鈎簾對坐心語口曾見漢唐池館來

李太白峯頂寺詩

曾阜為蘄州黃梅縣令有峯頂寺去城百餘里在亂山中人跡不到阜按田偶至梁間小牓流塵昏晦乃

李白所題詩也詩云夜宿峯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謝番羅襖詩

熈寧中黄魯直為宫教五開府者酒餘脱淺色番羅襖衣之魯直醉中作詩云疊送香羅淺色衣著來春氣入書幃到家慈母驚相問為説王孫脱贈時

姚嗣宗詩

東坡於關中驛舍見一詩喜而録之初不知姓名後

闢乃姚嗣宗詩云欲挂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樓蘭劒買得耕牛教子孫

司馬公詩

司馬池待制溫公父也有詩云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得丹青無畫處畫成應遣一生愁

妓求參寥詩

參寥來徐州訪東坡坡席上戲令一妓求詩云多謝樽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

逐東風上下狂

題小溪詩

參寥錢塘題小溪詩云城根野水綠逶迤裊裊輕舟掠岸過欲採芝蘭無覓處野花汀草占春多

東坡詩

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家妓侍飲其專寵者曰魯生偶中蜂蠆少頃持扇就東坡乞詩詩中有魚吹細浪歌搖日舞罷花枝蜂入懷之句上句記姓下句

記事

醉僧祭文

東坡云穎州有僧好飲以醉死將死自祭文云惟靈生在浮提不貪不妬愛喫酒兮倒街卧路想汝直待生兠率天爾時方斷得住何故淨土之中無酒得沽

鬢多中相法

黄魯直云鬂多而疎秀者必貴容而泛短者乃神氣

不足都尉王晉卿殿帥曹貫道皆無鬚每指鬚多者爲中相法晉卿嘗道輦洛間有後唐莊宗廟神像兩眼外皆髭也作詩寄貫道云伐梁繼李號良圖却感歌兒便喪軀拂拭塵埃覷遺像元來滿面是髭鬚

晏叔原詩

熙寧中鄭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治平時往還厚善者俠家搜得晏叔原與俠詩曰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領繁華得幾時裕

陵稱之卽令釋出

春秋月

東坡在汝陰初春庭梅開盛色鮮䨏夫人曰春月勝如秋月秋月令人慘悽春月令人和悅坡笑曰誠如子言卽召客飲作𦽷字木蘭花云春庭花午搖蕩春醪光欲舞步轉回廊半落梅花婉婉香輕風薄霧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

秘色磁器

今之秘色磁甌世言錢氏有國越州燒進不得臣下用之故云秘色比見陸龜蒙集越甌云九秋風露越窑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鬭遺盃乃知唐巳有秘色非錢氏為始

馬一疋

韓詩外傳曰顔回望吳門馬見一疋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長一疋耳故後人號為一疋又應劭風俗通曰馬一疋或曰馬夜行目照前四丈故曰一

疋或曰度馬縱横適得一疋或說馬死賣得一疋帛或曰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帛為疋與馬適相匹耳

柴桑令

今士子多以柴桑翁為淵明不知劉遺民曾作柴桑令也樂天宿西林寺詩云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却回注柴桑令劉遺民也

狀元徐適詩

崇寧初特奏名狀元徐適詩云白髮青衫晚得官瓊林頃覺酒腸寬平康夜過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

張坦化為蛇

林棣縣虞候張坦暴酷嗜利病死葬城外月餘夜夜叫呼人報其家謂復生妻子輩開掘視之身已化巨蛇頭面人也取置荊囷中體寒索厚被日食肉二斤酒一斗復得人言後數月頭亦蛇矣漸不能人言其

家送置山中

陳知默詩

歐公晚年喜陳知默詩恨不多但說其兩聯一云平地風烟橫白鳥半山雲木卷蒼藤一云雲埋山麓藏秋雨葉脫林梢帶晚風

三平兩滿文字

傅欽之作中丞彈劉仲馮一日貢父見之曰小姪何過致煩臺評欽之慚云也只三平兩滿文字貢父笑

曰七上八下人材

張安道前生

張安道謫知滁州道遇一僧舍入門悵然便悟前生曾作寺僧手寫楞伽經四卷問其徒具言有老僧平生誦此經自書者猶匣在屋梁上取視之筆迹宛然今生一同遂託東坡書此經入金山寺印施及東坡作杭倅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作詩記之

李白墳

李太白墳在太平州采石鎮然州之南青山有正墳或過采石酒狂捉月竊意當時槁葬於此後遷窆之青山焉

京城

唐東京宫城東西四里南北二里周圍十三里高四丈八尺西京宫城東西四里南北二里周圍十三里高三丈三尺本朝東京宫城周圍五里舊城周圍二

十里即汴梁城也唐建中二年節度使李勉重築國初號闕城亦曰裏城新城乃周世宗顯德二年詔别築新城周圍四十八里號曰外城又曰羅城亦曰新城裕陵命内使宋用臣重築之

江珧柱

海物異名云江珧柱其甲美如玉骨柱膚寸郭景純江賦云玉珧海月土肉石華世人不用此珧字是未知此耳

內庫酒北苑茶

東坡云諸葛筆譬如內庫酒北苑茶山谷曰衙香椽燭與京師婦人梳頭亦天下所不及

對屬

東坡云與我周旋寧作我為郎憔悴却羞郎可為的對

還鄉和尚

錢氏時有還鄉和尚每唱云還鄉寂寂杳無踪不掛

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或問其說曰明年大家都去果有納土之應

錢王詩

錢王有詩曰士悲秋色女懷春此語由来未是真若也有情相眷戀四時天氣總愁人

傅逸人詩

傅逸人巖真宗時人贈張忠定詩曰思把浮名買却閑門前流水對青山青山不語人無事門外風花自

往還張答云蕭蕭疎葦映門牆見說新秋鱠味長何事輕拋來帝里至今寬邈遶寒塘又題壁云寒蛩入夜忙催織戴勝春深苦勸耕人若無心濟天下不知蟊鳥有何情

類說卷十五